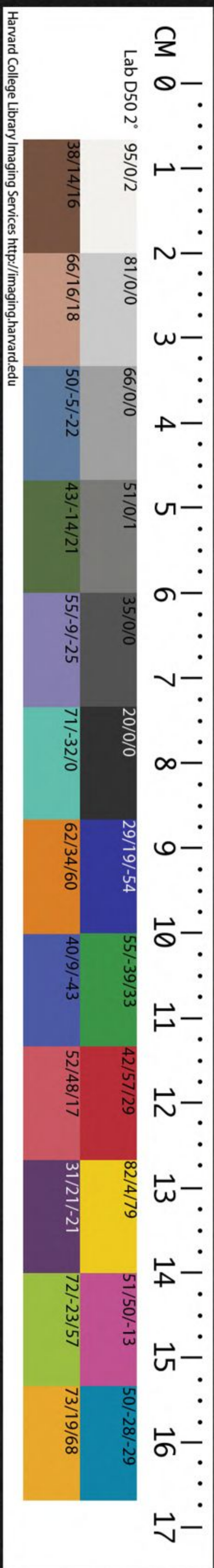


T 2516/4823

1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6 1964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一

讀北史

唐隴西李延壽本

明高洪趙繼寧節

隋宗室

蔡王智積

智積父文帝堅弟也初倚婦家勢及帝帝衛之句
言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借達官兄弟多相憎爭
名利也智積以父嫌常懷危懼聽政之暇桂端坐蒲
書門無私謁與二三文學士交延坐惟散餅果酒行
三酌便止武勳管產業答曰平原露梅時日苦其多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七

讀北史

唐隴西李延壽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隋宗室

蔡王智積

智積父整文帝堅弟也初倚婦家勢凌帝帝銜之每
言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借達官兄弟多相憎爭
名利也智積以父嫌常懷危懼聽政之暇惟端坐讀
書門無私謁與二三文學士交延坐惟設餅果酒行
三酌便止或勸管產業答曰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當湖趙維寰節

也吾幸無可露更何營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
令通賓客或問故答曰多讀書廣交游才由是益有
才亦能致禍楊玄感反攻城燒城門智積於內令更
益薪以助火勢賊竟不得入

河間王慶

慶傾曲善候時變嘗爲滎陽太守李密據洛口倉城
中糧且盡密遺慶書畧云江都荒洩流宕忘歸舉烽
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濟涉未期王獨
守孤城援絕千里求枯魚於市肆卽事非虛因歸鴈
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上首豐發蕭牆空以七

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酸鼻者也時江都敗問
亦至慶得書竟降密

密旣破慶復歸伺及王世充僭號妻以女署滎州刺
史已世充又敗慶又欲携妻還長安妻曰國家以妾
奉侍箕箒蓋欲申誠款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國事
阽危公乃負矚託爲全身計非妾所能知也妾若至
長安公家一婢耳安用妾願送還東都慶不許妻竟
沐浴靚粧飲藥歿

房陵王勇

勇旣立爲太子不得於母獨孤后后性妬不喜畜嬪

妾而勇甚寵昭訓雲氏妃元氏無寵偶心疾二日薨
后怒甚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刻自矯飾以悅母
每獨與蕭后居不御姬妾后益喜廣乘間進曰臣失
愛東宮恒恐鳩毒遇於杯杓后大怒曰覘地伐漸不
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竟不作夫妻專嬖阿雲有
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遣人投藥忽爾逝今何因
復於汝處發如此惡我在尚爾我死後魚肉汝可勝
言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
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痛苦廣復
再拜泣別去自是知后意移遂與楊素謀奪嫡覘地

伐勇小字也

秦王俊

俊有巧思好奇技嘗自運斤斧作水殿爲香塗粉壁
玉砌金階楹棟間周以明鏡綴以寶珠無所不極上
聞怒責免官有諫者言王罪不至此帝忿然作色曰
若如爾意何不別置天子兒律及薨王府官爲請立
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子孫不能保
徒與人作鎮石耳卒不許

元德太子昭

昭煬帝長子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獅文帝與文獻

后適至帝時患腰痛舉手憑后昭見之卽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大奇之因謂曰當爲爾娶婦昭輒應聲泣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爾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至性

齊王暕

暕煬帝第二子太子昭旣薨立暕爲太子故驕恣多不法帝亦人間漸疎暕而暕亦每懷危懼不自安父子常相猜也暕從幸江都宇文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初聞猶顧蕭后曰得非阿孩時化及已令人捕暕暕尚臥未起賊進暕驚曰詔使且緩見不負國家蓋意帝捕之也賊竟殺暕并其二子暕死猶不知殺者爲化及

隋臣

高熲

熲字昭玄有幹畧開皇初帝嘗咨以取陳之策熲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集賊必屯兵禦守便可廢其農時及彼聚兵我還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忽濟師出其不意破

賊必矣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
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
自可令彼財力俱困帝用其策卒敝陳陳平晉王欲
納張麗華頰曰武王滅紂戮妲己竟斬之王不悅

牛弘

開皇初弘爲祕書監表言書有五阨因請廣獻書之
路孔子開素王之業定禮刑詩正五始闡十翼而秦
皇御宇墳籍一燬畧盡此一阨也漢興藏書置策校
書置官孝成遣謁者求遺書於天下劉向父子奉詔
校讐文典斯盛而王莽之末竝從焚燼此二阨也光

武嗣興先求文雅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於
是蘭臺石室祕牒填委及獻帝移都圖畫縑帛盡爲
惟囊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而西京大亂一付燔炬
此三阨也魏文更集經典藏在祕書內外三閣令鄭
默刪定舊文朱紫有別晉代承之荀勗檢定內經更
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復遭散佚此四阨也永嘉以後
寂滅無聞及劉裕平姚雅意圖籍五經子史才四千
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竝歸江左王儉依劉氏七
畧撰爲七志梁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
卷侯景滅梁雖從兵火而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

蕭繹因之公私收集至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已周師
入郢繹盡焚之外城存止十一此五阨也邇者御出
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而部帙之開仍有殘缺比梁
舊目未及其半誠宜發明詔縣購賞不可令王府所
無而私家乃有上納其言遂下詔獻書一卷賚一縑
於是二三年間篇籍浸備

楊素

素字處道多權智有將畧馭戎嚴整每臨敵輒求人
過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
目若及對陳必先令一二百人嘗敵陷陣則已不能

陷陣而還無多少悉斬之又令一二百人復還進如
向法以是將士股栗人懷必效戰無不克

開皇中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命素討之先是諸將慮
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騎在內
素曰此但可自固耳乃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
頭聞大喜以爲天賜下馬拜天及戰素奮擊衝突任
意破其十萬衆又嘗出雲中擊虜虜走素追夜及之
將復戰恐賊越逸乃令騎稍後獨親將兩騎并降突
厥二人雜虜中竝行而虜不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
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塞

素既位極人臣尋常賞賜動以巨萬嘗賜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子玄感位柱國刺史后庭伎妾曳綺繡者諸子無汗馬勞俱位柱國刺史后庭伎妾曳綺繡者以千計其妻鄭氏性妬悍素忿之曰吾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奏之坐免第宅華奢制擬宮禁家僮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皆江南士人沒爲奴其勢燄極盛近古未有也

煬帝待素外示殊禮而內實猜忌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卽改封素於楚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視賜以上藥然必密問醫惟恐其不死也素亦自知名位

已極不肯服藥語其弟約曰我豈須與活耶生平貪黷無厭諸都會處邸店水磴田宅毋慮千百

素既精武畧而尤工文詞先在周武帝時嘗令爲詔下筆卽成詞義兼美帝嘉賞之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對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何心圖富貴將卒前猶作五言詩七百字以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上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歿其言也善乃若是乎有集十卷

劉行本

行本性剛烈有不奪之志文帝嘗怒一郎將管之行

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直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言若非當致之理又安得輕臣而不顧遂置笏於地徑出上追謝之爲原筓者後爲左庶子太子一日得名馬令夏侯福乘觀之太子悅因令行本亦乘本色曰臣職在輔導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

韓禽

禽慷慨有膽畧開皇初伐陳之後禽實爲先鋒以五百人宵進遂襲采石因與賀若弼共執陳主捷聞帝下優詔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是公功也

及至京禽弼爭功禽曰弼先輕敵損士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闢納之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爲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勲

賀若弼

弼自陳平後每自許宰相已楊素爲右僕射弼仍將軍意頗怨望上謂曰吾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惟堪噉飯何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竝知其爲人誠有此語上曰朕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以八千兵渡江擒陳叔寶竊以

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弼曰今還格外望活上
低徊久之特令除名上嘗數之曰公有三大猛疾妬
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

突厥入朝上嘗命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弼不
能當此乃命弼弼亦一發中的上大悅顧突厥曰此
人天賜我也煬帝在東宮時嘗與弼論將畧弼曰楊
素韓禽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
曰然則大將謂誰弼頓首曰惟殿下所擇意蓋以自
許也已卒被誅

蘇威

威字無畏事文帝以直亮見重帝嘗欲殺一人威諫
不聽當前不去帝欲出威輒遮止之帝拂衣入良久
悟謝曰公乃能如是帝嘗言楊素才辯無雙至斟酌
古今非威匹也威若當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然
政尚苛細嘗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遂激變江
南至有生鬻縣令而啗其肉者或執長吏抽其腸而
殺之曰更能使我誦五教不朝議以此短之
楊玄感反帝懼密問威曰此兒聰明得不爲患耶威
曰麤疎非聰明也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及天下
大亂宇文述猶言盜賊少不足慮帝問威威對曰臣

不知賊多少但憂其漸近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蓋帝不喜言亂故婉以寓諷云威子夔有盛名嘗與博士何妥議樂朝臣同夔議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乃為昨暮兒所屈

宇文愷

愷強記博覽尤多巧思大業中為將作大匠煬帝北巡欲誇耀戎狄愷奉勅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又造觀風行殿上列侍衛下施輪軸離合轉移倏忽若神運戎狄見之莫不驚愕帝悅甚賞賚無算時議復古明堂制眾不能決愷博考羣籍奏明堂圖誦張衡

渾象用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一寸為千里臣今此圖以一分為一寸推而演之皆出証據相發明說甚辯文多不載

長孫晟

晟性通敏涉書記善彈射嘗奉使突厥有二鵬飛而爭肉突厥主攝圖與晟二矢請射之晟一發貫雙鵬攝圖大驚喜開皇四年晟又奉使賜公主姓為楊氏時攝圖奉詔不肯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不拜亦復何言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翁於是攝圖笑謂曰須拜婦翁遂

起拜受詔使還以稱旨進秩公主故周趙王招女號
千金公主

張乾威

煬帝時乾威爲謁者大夫素謹愿太守楊綝等十餘
人朝見帝問威曰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熟視乃對
曰淮南太守楊綝帝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不識參見
何人耶威對曰臣非不識綝亦石建數馬足意耳帝
嘉之威嘗得一遺囊於道令其奴日負囊行道中因
得遺囊者還之

裴矩

文帝幸東都裴矩以蠻夷朝貢者衆諷帝大徵天下
奇伎陳端門街令各見所能以誇示諸夷時衣錦綺
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士女傾國縱觀終月而罷又令
肆店各設帷帳盛酒食掌蕃者率蕃夷入肆貿易所
至悉令延坐恣其醉飽於是蠻夷歎羨謂中國爲神
仙

煬帝在江都屈突通敗問至帝爲失色左右驍果多
有逃散者帝憂之以問矩矩多佞巧謂帝曰車駕畱
此已二年驍果之徒無眷屬則無固志臣請聽其納
室帝大悅曰此真奇計遂令矩檢校將士召江都境

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令諸將卒恣所取又聽其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姑等竝卽配之由是諸驍果皆大喜曰此裴公惠也未幾宇文化及叛諸逆黨皆曰不關裴黃門矩遂得脫

薛冑

冑字紹玄文帝時爲兗州刺史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冑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畱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聽詣郡尋悔之卽遣主簿追道力適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比至秩滿公私不覺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曾經賜代爲郡豈得疑之君馥乃又述俱羅言固請冑呵君馥竟收之道力引伏

杜正玄

開皇中詔舉秀才正玄試策高第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妄舉徑抵策於地不視時選期將盡曹司爲重啓素素意在試退正玄乃手命題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且曰吾不能爲君住宿可未時急就正玄及時脫稿素讀數過大驚曰真好秀才命吏部伍陔敘

房彥謙

彥謙仕大業中知王綱不振遂棄官去結廬蒙山隱居求志嘗從容獨笑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吾獨以官貧所遺子孫惟此清白耳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深致又精草隸人得其尺牘者皆寶玩之所交皆知名士雖冠蓋成列而絕無雜雜賓也初開皇平陳天下一統論者皆誇太平之盛彥謙獨謂所親李少通曰天下方憂危亂耳少通初不信謂然已卒驗

張衡

衡字建平在煬帝時以藩邸舊恩特見親重帝自喻

林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為朕作主衡即馳至河內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抵其家悅其山水畱賞三日因謂衡曰昔從先皇拜太山塗經洛陽瞻望及此深恨不得一過不圖今日乃愜素心衡俯伏謝奉觴上壽帝為盡歡因賜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一圍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辭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蓋為此也不足辭衡拜受先是帝奪嫡之謀實衡首建其後卒以罪賜

裴蘊

蘊性機辯美逢人主意大業初禁網疎闊戶口多漏

蘊嘗歷刺中深悉其情因奏令有司親檢閱又許民互糾僣糾得一丁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於是郡縣上計增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至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覽狀喜甚是歲大業五年也未幾楊玄感反帝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百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則相聚為盜耳不盡誅無以甚后蘊即峻法令為殺數萬人帝大稱善

蘊既讒殺薛道衡又欲間蘇威帝一日問威以遼事威不願言行又欲帝知天下多盜賊乃詭答曰今者之後不必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令關內

及山東賊歷山飛張金稱等別為一軍出遼西道又令河南賊王薄孟讓等竝給舟楫浮滄海道此輩喜於免罪必競務立功一歲間可滅高麗矣帝聞不懌威出蘊奏曰此大無謂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於是威父子竝除名

季密

密字法主折節嗜學喜談兵少與楊玄感為刎頸交玄感之謀逆也密進二策曰天子遠在遼海公若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關中四塞吾批亢擣虛傾其根本為我造基

此中計也若隨近先向東都以引歲月則計之下矣
玄感曰公之下計乃爲上策密知計不行退謂人曰
楚公好反而不求勝吾屬爲虜矣未幾玄感敗
玄感旣敗密亦被執與其黨七人俱送帝所七人多
金密令盡出以示使者曰吾等歿日近矣此物無所
用之幸用相痊其餘悉以報德使者利金遂相許旣
出關定州每夜設宴極歡行次邯鄲醉使者一夜七人
盡亡去密告淮陽變姓名劉智遠聚徒教授村舍經
數月鬱鬱不意得爲賦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怪之
以告太守密乃復亡去

來護兒

護兒自幼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
豹飾孔武有力乃捨書歎曰大丈夫當爲國滅賊取
功名安能區區筆硯間乎及長爲世父報讐斬讐頭
祭世父墓因入關開皇初楊素討高智慧護兒從時
賊據浙江岸連營二百餘里船艦蔽江聲勢大震護
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歿之賊難與爭
鋒公請嚴陳以待勿與接刃別假臣奇兵三千潛渡
江掩其壁使賊進不得戰退無所歸此韓信破趙策
也素然之護兒乃以輕舸暗渡徑襲其營因縱火煙

言史懷少終
卷二十七
五
燄障天素遂乘勢一鼓破之智慧遁入海

周羅暉

羅暉好兵書任俠自喜有文武才陳尚書孔範嘗言
周羅暉執筆作賦還如馬上揮戈大業中出兵絳晉
中流矢而卒柩還行數里輿馬無故忽止策之不動
飄風旋繞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
耶於是風靜馬行是年七月其子仲隱夢羅暉曰我
明日當戰至期其靈坐所設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
人帶持之者已絳州城陷正其日云

李諤

諤字士恢仕隋爲侍御史見風俗日薄有公卿甫沒
而愛妾侍姬旋爲人有者因上書言妾雖微賤親承
衣履斬衰三年豈容裁褫衰經遽傳鉛華泣辭靈几
之前俛入他人之室更有朝廷重臣位望通顯平生
交契情若弟兄而及其云亡杳同行路朝臨其死夕
規其私方便求媾以得爲限誼旣薄於朋友情可槩
於君臣上覽嘉之遂詔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譙
諤又以文體輕薄上書言魏之三祖更尚文詞江左
齊梁其弊尤極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
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

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利祿之門
既啓愛尚之情彌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亦未窺
六甲先製五言以傲誕爲清玄指儒素爲古拙文筆
日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矩模構無用以爲用
也疏上朝野傳誦之

高孝基

孝基歷仕周隋工吏事馮掖武鄉有女子焦氏者既
癡又聾嫁之不售偶樵採於野爲人所犯孕生一男
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孝基判曰母不能言窮
究理絕按風俗通姓有九種或以爵氏或以居氏此

兒生在武鄉可卽姓武孝基名構以字行

榮毘

建緒附

開皇中華陰多盜朝廷妙選能吏楊素特薦毘爲州
長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其家人豪縱多不法毘一以
法繩之絕無寬貸一日朝集素謂毘曰素之舉卿適
以自罰毘答曰奉職一心正恐負公所舉耳素笑曰
前言戲之卿奉法不撓素所望也

毘兄建緒亦素以直亮著故與文帝有舊帝初陰有
禪代謀一日謂緒曰且躊躇共取富貴建緒義形於
色曰明公此語非僕所聞帝不悅開皇初緒以息州

刺史來朝上謂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
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亦知卿此言不遜

梁毘

文帝時楊素擅權百寮震懼毘獨上疏曰竊見越國
公素幸遇愈隆威權愈重親戚子弟兼州連縣夫奸
臣竊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
世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
怒親詰之毘抗言曰素作威作福殺戮無制當太子
蜀王之罪世長朝無不驚惶而素獨揚眉奮肘喜見
顏色豈非利國家世長朝以爲身幸乎帝竟無以屈時

朝士無不股栗者上自是亦稍疎素

柳彧

彧字幼文文帝時國制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左僕射
高頴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
更不異居父戟已列門外尊當厭卑子宜避父豈容
門外旣設內閣又施頴聞歎服右僕射楊素嘗以微
譴勅送南臺素恃驕貴入坐彧牀彧從外入見之徑
身立階下端笏整容謂曰奉勅推公罪素遽下彧遂
升坐據案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深銜之

沈光

大業中朝廷有事高麗光以驍果應募時用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敵十數人賊競擊之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手掣之復上望見者俱爲神悚帝馳召卽日拜朝散大夫賜寶劍良馬

宇文述

高麗之役述將九軍至鴨淥水糧且盡士有飢色時乙支文德窺之謀疲述每戰輒佯北述一日七戰皆捷恃驟勝遂濟薩水去平壤城僅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謂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知士饑不可戰又平壤險固未易拔遂許其降而還衆半濟賊從後擊之遂大潰九軍敗績一日夜行四百五十里至鴨淥水九軍計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惟二千七百人帝怒甚爲除名

述從帝江都遇疾疾篤帝遣中使往視問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降臨中使反命帝遣司宮魏氏往謂曰公危困朕憚相煩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亦堪驅策臣歿後智及不可久畱幸早除之望不破臣門戶魏氏反命竟隱其言後化及逆謀盡智及導之也

外戚

李惠

惠魏思皇后父也爲雍州刺史廳事有燕爭巢鬪且累日惠令掩捕獲之問左右能斷其曲直不竝辭惠乃自以弱竹彈兩燕已釋之一去一畱惠笑謂屬吏曰此畱者自計爲巢功重寧忍痛無捨彼去者本圖倖福反以賈禍理無固心耳羣吏服其深察

儒林

李業興

業興性嗜學家藏書萬卷嘗師事徐遵明於趙魏間時漁陽鮮于靈馥者亦聚徒講授業興一日詣靈馥靈馥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業興默不答靈馥說左傳業興因問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起曰羌弟子正如此徑還自是靈馥生徒大半俱就遵明

業興家世農夫鄉音不改嘗使梁武帝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爲吳兒所笑答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當被罵矣邢子才云爾婦疾癩或問實耶業興曰爾大癡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誰檢看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

道惡其狂率如此雅精術數高澄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剋剋後凶澄旣剋欲以業興厭凶竟被殺

劉晝

晝字孔昭閉戶讀書而文多綴緝詞極古拙舉秀才不第嘗製賦一首以六合名篇自謂絕倫呈魏收收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愚於文晝忿以示邢子才子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卒不售

晝自謂奇才每言我數十卷書使行於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齊昭帝詔求直言晝聞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上尋然卒不收晝嘗夢見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晝交州興後令寤而密書記之未幾卒卒後旬餘其家幼女忽作鬼語云我被用爲興俊令暫歸辭別其聲恰似晝

熊安生

宗道
暉附

安生著撰甚富而性迂愚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神道去今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信之往掘地求碑不得遽訟之官連年不決冀州長史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亦無此號安生乃率其族

向塚而號嘗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稱爲觸觸生時人目爲腐儒與同郡宗道暉相友善

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展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則拜於展上自言學士比三少交仁城王潛怒而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失體復躡展而去冀人爲之語曰顯公鐘宋公鼓宗道暉展李洛姬肚時稱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洛姬婦人

文苑

溫子昇

昇字鵬舉晉溫嶠裔避亂入魏嗜學工屬文東平王匡嘗博召詞人同時射策者八百許惟子昇孫搴等二十四人擢高第時諸士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盡屈其辨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之北也梁使張臯嘗寫子昇文傳之江表梁武讀而奇之曰曹植陸機乃生北土恨我詞人數窮百六傳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凌顏轢謝舍任吐沈後爲高

澄所阨餓之晉陽獄中食敝襦歿

荀濟

濟字子通初與梁武帝爲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摩墨作檄文又上書譏佛法忤梁武遂歸魏館崔陵家後被任以謀誅高澄被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爲然濟曰自傷年幾摧頽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想故挾天子誅權臣時澄猶惜其才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謂反於是遂燔殺之

柳詒

詒好讀書博覽萬卷仕隋文帝嘗撰法華玄宗上之太子煬帝嗣位詒常入侍宴讀帝與妃后對酒或逢典會輒召詒與共榻同席尤恨不能夜召命工刻木爲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詒每月下飲輒令宮人置之坐相酬酢爲歡笑焉後從幸江都卒

崔祖濬

開皇初祖濬以射策高第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間及河南改晉祖濬自此別去豫章王念之不已移濬書畧曰足下博聞強記鈎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箴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夢

澤吾兄先築郭隗之宮常設穆生之醴今復大啓南陽新開東閣想時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樂風流若此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書不盡意多慙子建云祖濬報書畧曰伏奉明教榮貺非恒心靈自失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鵷池播美鷄樹騰聲望我清塵悠然絕路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惰游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況復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骨薛養鷄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以超海北報德而非難堙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真龍將下誰好空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曹植倘預聞高論豈殞令名楊脩若竊在下風詎虧淳德云祖濬名蹟以字行

侯白

白字君素敏辯滑稽嘗舉秀才通脫無威儀好爲俳諧雜說所至觀者如市場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同退朝白望見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謂牛羊下來耶文帝聞其名召與語甚愜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用輒曰白不勝官而止時人傷其薄命

循吏

竇瑗

瑗事神武爲長史嘗上表論麟趾新制云伏讀新制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夫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竊所未安時尚書郎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豈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所之瑗復曰旣不告母便同殺父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議卒停寢

蘇瓊

瓊字珍之幼嘗從父謁父友曹芝芝戲問曰若欲官不瓊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之大歎異仕齊除清河太守發擿若神境內盜賊屏跡至鄰郡富家各將財物寄界內親識以避盜盜劫冀州富人成氏甚急成告曰吾物實寄之蘇公處矣盜遂引去尤嚴餽遺郡人樂陵太守趙穎者年八十餘五月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獻穎恃年老苦請瓊爲勉畱縣之梁上人聞趙餽爭獻新果已知瓜猶在相顧而去

魏德深

德深初爲貴鄉長政清淨惟約束吏事而官府寂然

常若無事未幾調館陶長貴鄉人傾城送之見館陶人欣然擁去號哭追隨乃問關詣闕乞留詔許之及詔至館陶人以為詐羣訟之郡會持節使者至兩縣人共詣白為斷歸貴鄉於是貴鄉人復欣然擁之去而館陶人復相望號泣遂有徙家從之者

先是館陶有趙君實元寶藏者二人負大力素把持令長自德深至二人杜門不敢出深銜之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輒謀以德深率兵東赴而自遂以武陽叛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知本土從賊念其宗親每東向慟哭人謂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僅二十里汝必欲歸誰復相禁何自苦其入垂涕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因道路阻艱乎其得人心如此

酷吏

崔暹

暹為瀛州刺史性酷暴民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行村落中見一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遭此癩見刺史暹默然去

田式

式仕隋文帝時爲襄州總管政峻急雖至親昵無曲貸女壻杜寧自長安來省式局之內齋久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散羈思式知之杖寧五十每赦書到必先召獄卒盡殺諸重囚而後宣讀尋被譴除名式恚甚不食至索椒欲自殺椒不得則陰遣侍僮市毒藥妻子奪棄之式又怒臥不起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前流涕曰大人是朝廷重臣又無大過不久必復召用何至此式歛起抽刀斫信信急避之刃中門得免上聞謂式罪已深也復其官

燕榮

榮爲幽州總管鞭笞動以千數人或自陳無咎榮曰今且受後有罪當免及後有犯卽細過仍撻之人曰前許有罪見原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耶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乃敢弄我計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輒笞之每笞不滿十而一日中乃至再三已更付獄弘嗣妻詣闕訟上怒甚賜歿

方術

李順興

順興乍智乍愚人莫之識言時事多中嘗於隆冬著

單衣跣行冰上或入浴不謂寒家嘗設齋言昆明池
中有大荷葉可盛餅卽往取之日不移影而葉至其
家去池則十數里也蕭寶寅反召順興問王可幾年
對曰爲天子有百年者有十年者有一年者有百日
者寶寅敗才百日冠道士冠人有思之者不數日輒
至時呼爲李練大統十三年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
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曰何爲答曰笑破蠕蠕
耳一時莫解其說及蠕蠕滅憶其語爲作與像於老
君側順興杜陵人

檀特師

特師不知何許人飲酒啖肉語默無常大統十七年
春忽著白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特師曰汝亦著王
亦著也三月而魏文帝崩已復著一白絹帽左右復
問之特師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
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特師又云汝亦著王亦著
也未幾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

賈子儒

子儒官御史精相術崔暹嘗引子儒私視高澄子儒
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
寸之眼大將軍臉薄而盼速非帝王相也未幾澄遇

言身快叙 卷二十一 二九
害魏正始初有沙門學相者遊懷朔舉目見人皆富
貴之表以爲無此理燔其書而後乃一一如言故知
相法自不虛也

徐之才

之才精醫術而無行武成時與和士開陸令萱母子
備極卑狎歷位僕射嘗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
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
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也之才從文襄求得
之和士開每淫其妻之才有時遇反爲之避曰妨少
年戲笑

馬嗣明

嗣明精方脈能前知人生死邢邵惟一子大寶年十
八雅負時名偶患傷寒嗣明爲診脈退語楊愔曰邢
公子傷寒不藥自差然脈候不佳恐不能出一年矣
已而果然愔以是重嗣明愔嘗患背腫嗣明以練石
塗之立愈作煉石法以麤黃色石如鷺鴨卵大猛火
燒令赤內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內頻燒至石盡取
石屑曝乾搗下筴和醋塗腫上無不卽差者

姚僧垣

僧垣在周會武帝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

覆目不能視一足攣縮又不能行急召僧垣垣以爲諸病雜發不得並療軍中所急莫先發言爲處方進藥帝遂言次療目又次療足未幾俱愈比至華陰帝霍然矣自是詔令隨駕不許出鎮帝後幸雲陽寢疾垣視脈出內史柳昂私問之答曰天子上應天心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未幾帝崩

列女

房景伯母

母崔氏博覽書傳有高識景伯爲清河太守有訟子不孝者景伯傷之以白母母曰此小人未知禮

試呼其母子來吾有以教之景伯爲呼入崔處其母於榻與其食令景伯如常行溫清禮而立其子階下使熟視未及數日子悔罪求歸崔曰未也特其面慙耳更需之凡二十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亦涕泣然後聽歸竟以孝聞

苻承祖姨

承祖姨楊氏姚婦也承祖本闈人文明太后貴寵之諸戚皆乞其餘潤而惟楊獨不屑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致饋多不受惟常著敝衣自執勞役承祖每遣輿往迎之則臥不

起或令婢強扶上輿則大哭言爾欲殺我於是符家
內外皆號揚爲癡姨及承祖敗諸戚皆不免惟姚婦
獨全人謂其深識遠慮卽呂頴不及也

譙國夫人

夫人洗氏高涼人其先世爲南越首領夫人自幼習
其家風善料敵設奇諸越畏服梁大同初羅州刺史
馮融慕之聘爲子寶妻侯景反高州刺史李遷仕據
大臯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
果反遣將杜平虜率兵入瀨石寶以告夫人曰平虜
入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

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叅彼必不防慮我
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贖得至柵下則賊可圖
矣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乘
虛擊之遂大捷因督兵與陳霸先會於瀨石還謂寶
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已霸先
受禪冊封夫人

孝女王舜

舜父子春與其從兄長忻素不協齊亡時長忻乘亂
與其妻謀殺子春舜時止七歲二妹璨五歲璠二歲
竝孤苦寄食親戚舜撫二妹漸長陰圖報復一日密

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不復我今欲共汝往
報汝意何如二妹垂泣曰惟姊命遂於夜中各持短
刀乘間入長忻家殺其夫婦還告父墓因自詣縣待
罪縣令以聞文帝嘉歎特原之

恩倖

王獻

魏永明時王獻以給事中幸於文明太后出入帷幄
太后密賜珍玩繒綵鉅萬計而人莫知獻有二女將
嫁先入宮中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帳中及女登
車太后送過中道時人皆謂天子太后嫁女也獻卒
之日送葬者千餘人皆縞冠縗經舉聲號慟以要榮
利時謂之義孝

和士開

武成時士開以尚書僕射兼侍中寵愛彌篤或累日
不歸或一日數入或放還俄頃卽追或未至連騎促
喚前後賞賜無慮鉅萬夜以繼旦姪藝穢鄙無復君
臣之體每謂武成云從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
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情作樂一日快活可敵
千年毋徒自勞苦帝大悅

穆提婆

提婆本姓駱以其母陸今萱佞媚穆昭儀因改姓穆
 令萱本以配入掖庭提婆為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
 鞠養謂之乾阿嬭呼姊姊令萱巧媚百端於宮中獨
 擅威福封郡君和士開高阿那皆為義子提婆遂朝
 文帝側大被親狎母子勢傾中外自太后以下無不
 受攝制者斛律后廢令萱欲令昭儀正位中宮時胡
 后方寵令萱以厭蠱術間之而密為昭儀具寶帳列
 珍玩坐昭儀帳中趨白後主云有聖女出大家試往
 觀及既見即獻媚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造何物人作
 皇后於是遂立穆氏為右皇后而胡氏為左尋黜胡
 以穆為正皆令萱所為也

韓鳳

齊後主時韓鳳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
 貴蠹國害政日滋月甚壽陽既陷報至鳳與提婆仍
 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奉命築戍城於黎陽
 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
 行樂何用愁為君臣應和如此

僭偽附庸

後秦姚萇

萇燒當羌後也父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

初事苻堅堅伐晉以萇爲龍驤將軍謂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相授時左將軍竇衝以爲此語不祥堅默然及慕容泓兵起萇遂乘堅敗僭稱秦王堅奔五將山萇縊之新平佛寺未幾萇病夢堅將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后宮宮人迎萇刺鬼悞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殺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也尋歿

北涼蒙遜

魏太武時沙門曇無讖者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療病令婦人多子因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淫通事覺亡奔涼州時沮渠蒙遜寵之號曰聖人無讖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婦皆往受法太武聞而召之蒙遜不遣

梁蕭譽

譽字理孫昭明太子第三子工屬文精佛典性不飲酒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猶云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竝皆棄去不更著或一幸姬媵則臥病累旬又惡見人白髮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晚見干戈日尋威畧不振不勝鬱憤爲著愍時

賦居常快快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
心不已未嘗不肝衡抱恨歎吒者久之竟以憂恚歿
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
三十六卷竝行於世

蕭琮

琮有文學善騎射嘗遣人伏地持帖自奔馬射之十
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周文帝時徵入朝國亡隋煬
帝甚重琮封梁公琮性澹雅不營職務惟縱酒自適
楊約言之琮曰使琮復事事亦何異公約笑而退琮
嘗嫁從妹於鉗耳氏楊素謂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
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疾莫陳此復何疑素曰鉗
耳羌也疾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異虜未之
前聞素慙而退

四夷

高句麗

句麗國有三京其官凡十二等官之最尊者曰大對
盧貴者之冠曰蘇骨多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
秋每歲初則聚戲泚水上王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
衣入水分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濺擲喧呼競逐再三
而止拜則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插手土出三尺馬

所謂果下馬也

勿吉國

勿吉於東夷最強國南有從太山俗甚敬畏之不得於山上洩汗國無牛有馬有鹽池鹽亦生木皮上國人澡手面以溺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禮成其父母春夏歿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沾濕若秋冬歿則以其尸餌貂貂噉其肉則取之他種種與隋史鞞鞞畧同

烏洛侯國

國人尚勇不姦竊慢藏野積而無寇盜之虞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太武帝嘗遣中書李敞告祭勒文石壁而還國中諸水皆合於難水東入海西北有於巴尼大水則北海也

流求國

流求俗無文字望月盈虧以紀時節睹草木榮枯以爲年歲凡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墾田之鋪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大業初海帥何蠻等至其國每春秋時天清風

東望依稀似有煙霧氣不知其幾千里也

真臘國

國中多奇樹婆羅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
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毘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
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
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

吐谷渾

吐谷渾有子六人長子吐延為昂城羌姜聰所刺劔
猶在體急呼子葉延以屬其大將絕拔溼然後抽劔
然葉延才十歲縛草為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

中則嗥叫涕泣其母曰賊讎已屠膾矣汝何自苦葉
延泣曰誠知無益罔極之痛不能自釋耳母病三日
不食葉延亦不食三日性嗜書自謂始封昌黎公
吾為公孫案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遂以吐
谷渾氏

晉義熙初國主阿豺立自號沙州刺史沙州者部內
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阿豺嘗登
西強山望墊江源顧左右問曰此水東流更有何名
由何郡國入何水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
出宕渠始名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入海阿豺喟

然曰水尚知歸吾乃無所歸乎遂遣使通宋獻方物
阿豺有子二十人長子緯豺病革召諸子弟告之曰
先公車騎舍其子虔而以大業屬我我敢望先公之
舉而以私緯乎其以慕瓚繼車騎者樹洛干豺所從
得位兄也慕績亦豺弟又謂其子曰汝等各奉吾一
隻箭俄命母弟慕利延曰汝試取一箭折之利延卽
折之又曰汝取十九箭折之延不能折豺曰汝曹知
不單者易折衆則難摧僂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
訖而死

于闐

國之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卽昔羅漢比丘盧旃爲
其王造覆盆浮圖所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西
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城東二
十里有大水曰樹支水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有
大水名達利水二水會合俱北流所謂黃河也隋大
業中其王姓王字早示門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見王
髮其年必儉

大秦

國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西海之西有河河西有
南北山山西有赤水又西有白玉山白玉山西有王

詩史初編 卷二十一 三八
母山所謂玉爲堂者也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卽日入處失之遠矣

蠕蠕

蠕蠕者其先自號柔然魏太武帝以其狀蠢蠢類蟲故改號蠕蠕數傳至社輪遂大強盛盡有沙漠之地自號豆大可汗豆大猶言駕馭開張也道武聞之謂尚書崔宏曰蠕蠕昔來寇掠曾駕犍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犍牛伏不能前人有教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卒不易遂爲敵所虜頑蠢若此今社輪學中國法置戰陳大啓邊害道家言聖

人生而大盜起信哉

突厥

隋文帝時嘗遣開府徐平和使沙鉢略可汗沙鉢略因遣使致書書云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卽是翁此是女夫卽是兒例兩境雖殊情誼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不異也文帝報書曰大隋天子貽

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慶則至諭之稱臣沙鉢略曰何謂臣其屬曰隋稱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力也贈馬千疋沙鉢略名攝圖

沙鉢妻可賀敦本周千金公主文帝時改大義公主賜姓楊氏其子入朝宴內殿引見皇后沙鉢略大喜自是歲貢不絕公主雅知文藝平陳後上以陳叔寶

屏風賜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爲詩敘陳亡以自寄詩云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空自寫丹青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睹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惡之

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啓人可汗及義城公主來朝行宮獻馬三千疋帝大悅時啓人欲改服飾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共相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

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令還如聖人先帝於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帝詔曰但使存心孝順何必改易衣服不許

卷二十七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八

讀宋書目

帝紀

武帝 五則

少帝 一則

前廢帝 二則

明帝 一則

志

曆 一則

樂 一則

符瑞 三則

五行 三則

列傳

文帝后袁 一則

明帝后王 一則

劉穆之二則

傅亮二則

謝晦一則

王鎮惡二則

劉德願一則

趙倫之一則

王仲德一則

張淹一則

朱齡石一則

劉鍾一則

張興世一則

宣城太守韞一則

營道侯義綦一則

臨川王道規三則

王誕一則

謝景仁一則

謝述一則

庾炳之一則

謝方明一則

羊玄保一則

蔡興宗二則

范泰一則

羊欣一則

張敷二則

王微二則

王華一則

王曇首一則

何承天一則

杜驥一則

王敬弘一則

謝靈運二則

南郡王義宣一則

劉湛一則

范曄一則

徐湛之二則

始安王休仁一則

顏延之一則

沈攸之一則

土玄謨二則

顧覲之一則

周朗 三則

孔凱 一則

袁粲 一則

郭原平 一則

潘綜 一則

余齊民 一則

周續之 一則

劉凝之 一則

雷次宗 二則

索虜 二則

大且渠 一則

倭國 一則

訶羅陁 一則

訶羅單 一則

迦毘黎國 二則

元凶劭濬 五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八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八

讀宋書

梁吳興沈約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帝紀

武帝裕

孫恩自句章敗復北出海鹽帝拒之慮眾寡不敵一夜偃旗匿眾若為已遁者明日但使羸卒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何在答曰夜走矣賊信之遂稍懈帝乘懈奮擊大破走之即追賊及於滬瀆時海鹽令子鮑嗣之以吳兵千人請為前驅帝曰賊多精兵吳人不

習戰若前驅失利吾事敗矣嗣之不聽帝乃爲設伏
四面但多置旗鼓而每伏實不過數人也明日賊以
萬衆來兵旣交旗鼓四起賊不測虛實輒引退嗣之
竟以追奔沒於賊

桓玄將篡使其兄謙密問帝曰楚王德望隆重朝廷
似宜有揖讓之舉卿謂何如帝心圖玄乃陽應曰楚
王宣武子勲德蓋世晉室寢微乘運禪代有何不可
謙喜曰卿謂可爾便是真可爾未幾篡先是劉牢之
旣敗何無忌謀於帝曰吾將安之帝曰卿可隨我還
京口使玄必能守節者我與卿事之不則與卿共圖
之今方是玄矯情任算之日必且用我輩也已果委
任如舊卒滅玄

帝之起義也檀憑之何無忌協謀焉羅落橋之戰憑
之敗歿先是有善相者言帝與無忌皆大貴惟憑之
無相帝謂無忌曰吾等旣屬同舟理無偏異吾徒皆
富貴檀何獨殊正在不解及憑之戰歿帝因自知必
捷遂進屯覆舟山覆舟玄所屯大軍處也帝乃計令
丐夫張旗幟山上以爲疑兵而躬率勁騎當先奔之
將士皆殊歿戰無不一當百乘風縱火煙燄漲天是
時呼聲動天地玄遂大敗將子姪乘輕舟南走

帝既北伐盧循乘虛入犯劉毅敗於桑落京師震驚於是孟昶等便欲擁天子北渡以避鋒銳帝曰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惶駭竝無固志若一旦遷動大勢瓦解江北寧復得至乎今兵雖少尚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俱休苟阨運必至吾寧橫尸廟門以歿社稷不能向草間求活也吾計已決卿勿復言昶乃自爲表曰臣裕北討衆竝不同惟臣贊裕致使強賊乘間臣之辜也謹引分以謝天下封表畢遂仰藥歿而帝從容謀議竟滅循

帝性簡易寡欲內庭無珠玉純綺之飾諸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諸子且問起居入閣脫公服止著帽如家人禮萬幾之暇時出神虎門逍遙從者不過十餘人一日幸徐羨之宅羨之住西州帝輒步出西掖門及羽儀絡驛追隨已過西明門矣

少帝

帝字車兵有膂力善騎射解音律卽位後多過舉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爲歡樂一夕游天泉池卽龍舟而寢徐羨之等謀廢之幽於吳郡已逼之金昌亭爲門關所踣而歿皇太后令云居帝王之位好皂隸之役

處萬乘之尊悅斯養之事蓋實錄也

前廢帝

帝性驕縱在東宮時已屢爲孝武所詰責嘗因書迹不謹讓之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諸凡徇戾日甚何以頑固乃爾及踐祚誅戮無度諸大臣無不震栗者尤懼鬼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寧馨見已因巫言華林園竹林堂多鬼遂親射鬼竹林是夜爲壽寂之等所弑

時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駟馬一入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時吏部郎褚淵貌美主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主十日逼迫備至而誓死不回乃得免

明帝或

帝在藩時好讀書愛文義嘗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然性多忌諱語言文字稍疑凶敗者必回避犯必加戮如改駟字爲馬邊瓜以騮近禍字也嘗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二百年期訖更啓又禁稱白門有悞稱白門者變色黜之曰白汝門

其愚癡如此

志

曆

按鄒衍五德周爲火行張蒼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
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爲一代秦漢雖
殊而周之爲火一也今若同蒼黜秦則漢水魏土晉
木宋金若同賈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或
云神母夜哭赤帝子殺白帝子以證漢火斯又不然
漢若爲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且白帝子又
何義況乎蓋土自火子漢以土爲赤帝子秦以水爲

白帝子也

樂

周衰有前漢虞公者善歌歌能令梁上塵起秦青者
善謳薛談學謳於青未窮青伎忽辭歸青餞之郊爲
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遂畱不去以卒其
業又有韓娥者東之齊至離門糧匱乃鬻歌假食旣
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過逆旅人辱之娥因曼
聲悲訶一里老幼俱悲愁垂涕三日不食遽追之韓
娥還爲曼聲長訶一里復喜躍林舞忘其向之悲也
因厚遺之去

符瑞

武帝裕生於丹徒生之夕神光照室甘露降於墓樹父以爲奇徵因名奇奴後養於舅氏改名寄奴少嗜酒自京都還宿逆旅逆旅姬曰室內有酒自入取之帝入室飲於盎側醉臥地時司徒王謐有門生亦至此逆旅姬曰劉郎飲室內可入共飲生入驚出謂姬曰室內那得此異物姬遽入視則帝已覺矣姬問生何見曰見一物五采如蛟龍非劉郎也生異日以白謐謐戒勿言而厚結幣

元嘉十四年春大鳥二集秣陵民王顓園大如孔雀頭足高羽色五采聲音諧從衆鳥如山鷄者隨之行三十步頃飛東南去彭城王義康以聞改所集處名鳳凰里孝武孝建元年春鳳凰見丹徒愷賢亭雙鴿爲引衆鳥陪從武昌王渾以聞

元嘉中以嘉禾上獻者前後三十二見皆一莖七穗九穗惟二十二年生華林園者一本百六十穗二十五年生華林園者十株七百穗園丞梅道念以聞時江夏王義恭吉陽侯沈演俱上嘉禾頌

五行

晉惠帝世梁國女子有已受聘而未嫁者其夫戍長

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父母逼之不得已去尋得病亡其後夫還問女所在家人具道所以夫不勝哀悼往省女墓私發冢開棺哭之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爭之訟之官官不能決以聞於朝祕書王導議曰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宜還前夫詔從其議

晉惠懷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蓋自咸寧太康後士大夫皆尚男寵甚於女色遂致陰陽氣亂而妖作晉安帝義熙中無錫人趙朱年八歲一日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

列傳

文帝袁后

后袁氏初生子劭自詳視之急曰帝兒狀異常必破國家不可舉便欲殺之文帝聞狼狽至手禁之止卽元凶劭也已帝寵潘淑妃甚后憤鬱崩上頗悼念后既崩時時作靈有沈美人者帝所幸也偶以非罪見譴賜歿經后昔所住徽音殿前過此殿自后崩久閉矣美人至前流涕號呼曰今日無罪就歿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諸窻戶忽豁然應聲開有司以白帝帝驚往視美人因得釋

明帝王后

后王氏諱貞風其事上以剛正見憚廢帝無度后時
爲皇太后屢訓督之帝不悅會五月五日后賜帝玉
柄毛扇帝怒其不華遂欲酖后已令煮藥左右詭說
之曰若行此事官家便應作孝子豈得復出入行樂
帝曰汝言大有理乃止

劉穆之

孫邕附

穆之天才敏辯事武帝內總朝政外供軍旅賓客輻
湊求訴百端一切諮稟盈階滿室而能應之充然目
覽詞訟手判牋案耳行聽受口相酬應絕不參涉悉

贍舉又與朱齡石竝工尺牘當於帝坐共答書自旦
至中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直至百函

穆之孫邕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鯪魚嘗詣孟靈休靈
休先患灸瘡痂落牀上邕輒取食之靈休大驚邕曰
吾性好嗜此於是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
邕旣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
血邕後爲南康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迺與鞭
鞭瘡痂用以絡膳

傅亮

亮在少帝時以布衣儒生僥倖際會旣居宰輔兼總

重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爲作感物賦以寄意敘之
云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於
時風霜初戒蟄類尚煩飛蛾翔羽翩翩滿室赴軒幌
集明燭者必以焦滅爲度雖則微物矜懷者義之退
感莊生異鵲之事與彼同迷而忘返鑒之道此先師
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日論也悵然有感遂賦之
云 賦文多不載

亮旣廢少帝奉迎文帝於江陵道賦詩三首其一云
夙擢發皇邑有人祖我舟餞離不以幣贈言重琳球
知止道攸貴懷祿義所尤四杜卷長路君轡可以收

張邴結晨軌疎董頓夕軒東隅誠已謝西景逝不留
性命安可圖懷此作前脩敷衽銘篤誨引帶佩嘉謀
迷寵非予志厚德良未訓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
忠誥豈假知識微發直謳蓋亮亦自知必傾故詞多
悔懼意而卒不免亮又著演慎論甚妍麗

謝晦

晦旣敗被執檻送京師於道中作悲人道詞終云但
憚耕兮從祿暗世道兮艱設規志局兮功名每謂之
兮爲易今定謚兮闔棺慙明智兮昔議雖待盡兮爲
恥詹厚顏兮靡寘又云百齡兮浮促終焉兮斟克臥

言史中系 卷二十一 九
盡兮斧斤理命兮同得既至與兄子世基同伏誅世
基亦有才臨歿爲絕命詞云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
翼一朝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云功遂眸昔人
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

王鎮惡

鎮惡王猛孫也以五月五日生猛見奇之曰昔孟嘗
君生惡日而相齊是兒亦必興吾門矣遂名鎮惡年
十三苻氏敗投黽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鎮惡謂方
曰若遭英雄主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
才調如此何憂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
後從武帝入關定三秦師次黽池造方升堂拜其母
厚加酬賚卽授方黽池令

武帝親討劉毅鎮惡爲前驅先是毅貳於帝稱疾表
求從弟劉蕃爲副武帝僞許之而陰令鎮惡先以百
舸直上鎮惡旣受命卽晝夜兼行在道揚聲皆言劉
兖州上於是津戍及所在居民皆晏然不疑未至江
陵五六里毅將朱顯之出問何人猶答言劉兖州問
兖州何在曰在後顯之候良久但見兵不見蕃而江
津舟艦被燒煙燄突起鼓角甚盛始知僞也急馳告
毅才入城而鎮惡馳及之門關不得下矣遂攻殺毅

蕃爲兗州刺史故云

劉德願

德願性粗鄙爲孝武帝所狎帝特寵殷貴妃妃薨旣葬猶數與羣臣省殷墓一日願謂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願應聲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醫人羊志哭殷氏志遂嗚咽他日人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答曰吾爾時自哭亡妾耳蓋志時新喪妾也

趙倫之

倫之以外戚故久居方伯然生而鄙野茫無所知仕至領軍將軍光祿大夫范泰好戲嘗謂曰司徒公必用汝老奴我不謂汝資地能任當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致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詣泰

王仲德

仲德世事苻氏苻氏滅仲德時年十七起義戰慕容垂敗走迷道不能前困臥林中忽青衣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飢兒去頃復來携飯食仲德食畢且行水潦不能渡忽一白狼前至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行仲德隨之獲濟自是南歸事武帝漸以功名顯前後凡三臨徐州因於彭城立佛塔奉白

詩史懷紀 卷二十八
十一
狼童子像誌河北所遇也

張淹

淹爲東陽太守每逼羣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於是一罪人有至數千拜者坐免官淹從祖禕嘗爲琅邪王郎中令武帝賜王鳩酒一甕敕禕齋往禕受命竟中道自飲之斃時重其義烈

朱齡石

齡石少好武事輕佻不檢其舅蔣故儔宥齡石嘗使舅偃臥而白剪紙方一寸貼舅枕因以刀子懸擲之相去七八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怖甚懼拂齡石訖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戲割之舅竟死

劉鍾

朱齡石伐蜀鍾爲前鋒旣至去成都僅二百里齡石以天時熱甚而賊嚴兵固險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鍾進曰前已揚聲言大衆向內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從外水卒至出不意蜀人破膽矣賊今阻兵不戰蓋懼不敢戰非能堅壁爲持久計也因其危懼盡銳攻之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自老彼漸知吾虛實設盡撤涪兵并力來拒爾時求戰不獲軍食不繼將不爲蜀子虜乎齡石恍然遂決策進尋

言身小紀
卷二十八
十一
斬譙說破蜀

張興世

興世累戰功仕至光祿大夫左衛將軍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嘗謂興世曰吾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應曰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老公可吹興世將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爲之減撤

湘雍刺史韞

韞宋宗室人才凡鄙以歸誠明帝帝特寵之爲湘雍二州刺史韞嘗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時自

披玩一日以圖示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者指韞象問曰此何人而在舉上韞曰正是我世爲傳笑營道侯義綦

義綦凡鄙無識每爲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嘗謂綦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士衡初不相識不知何以忽見苦人士競傳以爲笑柄

臨川王道規

道規善謀斷有將畧桓玄旣敗西走江陵畱何澹之守湓口澹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舟面身寄他舟時

何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者諸將曰澹之不在此舟雖得何益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舟固也既不在此守衛必弱而我以勁兵攻之必成擒矣擒之則彼且以爲失軍主而我徒揚言已得賊帥則我氣盛而彼必懼懼而薄之迎刃之勢也道規喜曰此名計卽從之一鼓而舟獲遂鼓噪唱曰斬何澹之矣賊駭惑以爲然竟瓦解

湓口旣克進平尋陽因追玄於靖嶸州道規兵不滿萬而玄兵勢甚盛諸將皆憚之議退道規曰彼衆我寡強弱勢異今若畏懦不進必爲彼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怯已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陳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曹操官渡皆以少制多吾雖才謝古人豈得先爲自弱遂麾衆力進大破玄軍尋斬玄

盧循入寇聲言已破京邑而桓謙荀林復會兵交逼於是江陵人士竝懷異心道規知之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自足相濟諸君若欲去者竝不相羈因夜開城門達旦不閉而衆咸憚服莫有去者是時衆請遣檀道濟到彦之共擊謙道規曰桓謙荀林更相首尾人懷危

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親往其事不決乃自將攻謙或曰荀林近在江津伺吾動靜若乘虛來攻吾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荀林愚豎無他奇謀彼謂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取謙一往必克彼沈疑間而吾已還矣謙敗林必破膽事可兩收也未幾果斬謙還復斬林初江陵士庶頗有通書於謙謀爲內應者及是檢獲其書道規令悉燒之羣情大定

王誕

盧循據廣州誕被畱吳隱之亦與焉久之誕進說曰誕寓此中被蒙恩眷士感知已敢忘稱塞願本非戎旅圖報無絲念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在委任公私際會定可得當自効也猶愈處此空移歲月循然之他日又謂循曰將軍畱吳公似非完計孫伯符豈不欲畱華子魚獨以一境不容兩君耳誕尤大然之於是遂與隱之並脫還

謝景仁

景仁太傅安孫也桓玄篡時武帝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因畱共食食未辨而玄召景仁玄性狷急俄頃間騎詔沓至武帝不自安屢求出景仁不許曰主

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方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少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性矜嚴每唾或唾左右人未必聽一日澣濯以是景仁吐左右必爭來受

謝述

元嘉中張劭以贖貨下廷尉述為表劭舊勲帝原之述語其子綜曰主上矜劭夙誠將加曲恕吾啓謬逢其會故見謝納耳若此啓宣布便為侵奪主恩即令綜對燭焚之帝後嘗謂劭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而述時已亡矣述先為義康長史與劉湛共事已湛被誅義康亦外述將行歎曰謝述惟勸吾退劉湛惟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宜吾之得罪也帝亦曰謝述若在義康當不至此

庾炳之

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然其領選貪黷無厭聞劉遵考有材即乞材見好燭盤即乞燭盤荀萬秋嘗詣炳之值一客姓夏侯者謁炳炳之問曰有好牛不云無有好馬不又云無政有佳驢耳炳之曰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張幼緒嘗語人曰吾雖得一縣負三十萬錢庾冲遠乃當送至新林見束縛猶未得解手其在尚書中

令奴酤鄙酒亦利其百十具爲何尚之所列

謝方明

方明常爲江陵縣治不拘文法嘗值歲除欲盡遣諸囚歸寧三日時有重囚二十人左右切諫以爲不可方明不納悉縱之囚父兄皆驚喜流涕以爲就死無恨及期二人不還方明不聽捕討其一人先因醉不能行逮二日才至其一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方明謝曰不須覓囚當自來無何囚果至蓋因失期懼責逡巡里中里中人爲率之歸竟無逃者

羊玄保

玄保子仁文帝竝賜名一曰威一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善碁時何尚之亦雅好碁吳郡褚胤年七歲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世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奕碁之妙超絕今古魏孳犯令以才獲免父僂子宥其例甚多特乞其命使異術不絕詔不許

蔡典宗

薛安都據彭城反後復遣使歸順朝遣張永率軍迎之典宗曰安都歸順事誠不虛今若撫之以和遣單使賫咫尺書可耳若重兵迎之彼必疑懼恐招引北

虜爲患不測如謂叛臣必宜剪戮則比者所宥亦已宏矣且安都外據強地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肝食之憂彭城嶮固兵強將勇圍之旣難攻不可拔臣爲朝廷憂之不聽安都聞大軍過淮果要索虜抗戰我師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初興宗父廓罷豫章歸起二宅東宅先成以居兄軌子興宗宅未立而廓亡後軌罷長沙還遺錢五十萬補宅興宗時年十歲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母悅而還之軌慚謂其子談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蓋其識力高卓自幼然矣

范泰

泰字伯倫荊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忱嗜酒一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雖會性亦以傷生自游處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湎措語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可說忱嗟歎良久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蔑度慢然則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武帝嘗問謝混泰於名輩可誰比混對曰故是王元太一流人

羊欣

欣汎覽經籍尤工隸書年十二時從父烏程會王獻

之爲吳興太守甚相知愛獻之嘗夏月入縣欣方著新絹裙晝寢獻之輒書裙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此益善欣嘗造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出見時靈運在坐退語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爾易衣拂席欣由此益知名望蔡混字也欣每拜官輒辭病不入覲武帝文帝竝恨不能識之

張敷

敷性簡貴風韻甚高嘗赴假往江陵武帝適欲遣一沙門詣江夏王義恭謂敷曰卿以後編載懷道人道中可得言晤敷對曰臣性不耐雜竟不奉旨中書舍

人狄當周起竝縮樞要以敷同省各家欲誦之起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勿往當日吾等竝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顧左右謂曰移我牀遠客起等夫色而返

敷有至性生而母沒年數歲問母所在家人云已亡卽不勝哀慕求母遺物止得一畫扇卽珍藏之每至感思卽開筍流涕及父亡吳興敷奔訃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自是毀瘠成疾世父茂度特譬止之敷愈慟絕久始甦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乃反爲害未幾卒顏延之書弔茂度云賢弟子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

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豈謂中年奄忽長逝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其見重如此

王微

微素無宦情託志採藥之遊累徵大官俱不就江湛舉爲吏部郎微與湛書畧云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蹇而已騶會忽扣閭里咸驚祥怪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充鷲耶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今雖王道鴻臚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且廬於承明署平金馬又皆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病一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益囂乎生遭太公將卽萃士之侈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馮衍才浮其實光武棄而不齒孔明有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况無古人之才槩于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亦或不免高閣乃復假之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耶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澆瀆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哈於萬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也

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夫天爵猶且滅生安用
吏部郎哉時袁淑見書謂爲訴屈微嘗言文情不怨
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故其詞致都若此
微嘗與何偃書畧云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
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自信攝養有徵故門冬
昌朮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冀白首
家貧之後至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草採之
吾實倦遊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
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
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書績亦鳴鵠識夜之機盤紆
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彷彿也

王華

華與會稽孔甯子竝有富貴之願時因徐羨之等秉
權日夜構之於文帝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
泊船甯子曰此殺君亭何可泊也命去之華每閒居
輒諷詠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
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咤曰當見太平時不已
羨之等誅華遷侍中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文帝
所任與華相埒華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
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

王曇首

曇首有識局喜慍不形於色兄弟分財惟取圖書生
平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玩飾武帝常言此宰相
才也文帝入纘大統曇首有佐命功帝每指御牀謂
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將議封曇首曰豈得因
國之災以爲利已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意怏怏曇
首固乞吳郡帝曰豈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後以
疾遜位未幾卒左右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歿帝慟之
曰非王家衰直是我家衰耳

何承天

承天剡人儒吏百家無不博覽之好奕棊頗廢事文
帝嘗賜以局子承天表謝上答之曰局子之賜何必
非張武之金其勿謝嘗爲著作佐郎撰國史時承天
旣老而諸佐竝名家年少荀伯子謝之呼爲姒母承
天曰此爲鳳凰將九子何云姒母

杜驥

驥有才而性傾險元嘉中嘗奉命守洛陽洛陽城旣
不治又乏糧到彥之敗驥便欲棄城走慮禍及會帝
遣姚聳夫將千五百人迎大鐘於洛水驥乃誑之曰
洛城雖弱今修理素已堅完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

言史快編 卷二十八 二二
君肯率衆易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鐘未晚聳夫
信以爲然及至見城不可守輒引去驥遂委城南奔
白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便走人情沮喪
不可復禁上大怒竟殺聳夫驥子幼文以貧橫致富
家列女伎數十絲竹聲不撤晝夜廢帝每微行輒從
幼文門墻間聽其絃管積久不平遂誅之

王敬弘

敬弘性恬靜不耐應酬女適何述之述之尚之弟也
一日往看女會尚之出寄臥尚之齋中遣二婢守閣
俄尚之還不聽入曰正熟不堪相見尚之爲徒他室
詳見孫歲中不過一再見見必勉日子恢之嘗謂假
東還定省敬弘勉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如是者數四
假將盡恢之乞奉辭敬弘乃呼前既至閣復不見恢
之不得已於閣外拜辭流涕而去

謝靈運

靈運詞賦之美江左莫逮而性豪奢放浪山水會稽
太守孟顛表其有異志靈運爲詣闕自陳疏畧云自
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歿重
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劔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
指爲逆節之萌山棲之事而構陵上之釁影跡無端

橫罹讒讟終古之酷未之或有誠復內省不疚而抱
理莫申是以束骸歸款仰憑天鑒云文帝知其見
誣置不罪以爲臨川內史

靈運在臨川遊放不異永嘉仍爲有司所糾帝復原
之而彭城王義康堅執文致其獄竟棄市臨刑作詩
曰冀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旣迫霍生命亦
殞悽悽凌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脩短非所
愍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
其時在元嘉十年年四十九

南郡王義宣

義宣謏劣無學孝建時聽臧質言起兵犯順已敗歸
江陵近侍翟靈寶教令慰撫賓客引漢高百敗終成
帝業語義宣忘之云項羽千敗衆皆掩口後與五愛
妾同入獄俄而五妾被遣出宣號慟語獄吏曰常日
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尋盡於獄

劉湛

文帝時湛自江陵還朝時義康專執朝權殷景仁獨
當時政湛結義康以傾景仁於是僚屬及諸附隸皆
潛相約結無敢造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
其機一日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恃耄

遂就殷鐵求祿由敬文閭淺上負生成合門慚懼無地自處蓋敬文之姦諂如此

范曄

曄嘗言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及坐孔熙先獄將伏誅乃與徐湛之書云當相從地下又語人曰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其謬亂如此收曄家樂器服玩竝極珍麗妓妾皆有盛飾而母所棲止甚單陋惟一厨盛樵薪耳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曄絕無所顧惜士論以此少之餘詳南史

徐湛之

江湛附

湛之武帝姊子會稽公主其母也武帝微時甚貧嘗於新洲伐荻服衲布衫襖皆敬皇后手製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出此示之及湛之得罪文帝將致辟公主急持錦囊入宮見帝不及行禮竟從囊中取衲衣擲地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吾母爲汝父手製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非害我兒子上乃號哭湛之得全

湛之性極侈縱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十餘人皆三吳富人子裝飾妍麗每出入悉載之後車時安成公何勗無忌子也臨汝公子孟靈休孟昶子也其車服

餽膳競以豪華相尚京師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及湛之出而二事之美兼於何孟時江湛爲吏部尚書絕餉饋甚貧窶一日上召之值湛澣衣稱疾竟日衣乾始得赴牛餓馭人求芻湛良久曰可與飲

始安王休仁

景和中廢帝狂悖無道忌諸父竝囚之殿內凌曳無復人理時休仁休祐及明帝形體俱肥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明帝尤肥則號爲猪王仁爲殺王祐爲賊王東海王禕最凡劣號爲驢王又以木槽盛飯內諸糝食攪令和勻掘地爲坑穿實以泥水俛明帝內坑中令以口就槽中食用爲歡笑

帝又嘗於休仁前使左右逼淫休仁生母楊太妃左右不得已竝順命次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曲意奉旨盡諸醜狀一日欲殺明帝令俛之縛手脚以杖貫其隙使人檐付大官曰卽日屠猪休仁笑謂曰今日未應歟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乃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時廷尉劉濛妾孕臨月帝迎入后宮冀生男立爲太子故云其後休仁竟殺於明帝

顏延之

延之有才名性狷介長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延之
 心惡之資供絕不受嘗乘羸牛車逢竣鹵部即屏住
 道側嘗謂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
 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母令后人笑汝拙也嘗蚤
 竣見賓客盈門而竣猶臥未起怒曰出糞土之中
 升雲霓之上而驕盈若此其能久乎卒敗

沈攸之

攸之以貳於蕭道成王師致討武陵王贊督軍攸之
 遣王牋曰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永爵命
 已及親黨辨菽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梁肉布衣
 若此復欲何求所為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
 之於皇室也既貫誠於白日不獲明心於殿下若使
 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歿無恨但高
 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晏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
 社已落他人之手未審於聖心何如耳卒見殺

王玄謨

孝武時人有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者及為雍
 州刺史又以處置失宜境內嗟怨民間遂訛傳玄謨
 欲反於是諸鄰郡議興兵討謨玄謨策令內外晏然
 以解衆惑而馳啓自白於帝帝知其誣報曰梁山風

塵初不介意且卿年六十反欲何爲聊復爲笑以伸
卿肩頭蓋玄謨性不妄笑人言其肩頭未曾申帝故
戲之也帝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堇荼供春膳粟漿
充夏餐陶醬調秋菜白醯解冬寒帝目玄謨爲老儉
凡四方書疏皆稱老儉云
孝武狎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
顏師伯齒缺號之齧時劉秀之儉客呼爲老慳呼王
玄謨爲老儉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集會故多所
賜予使其瞻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寵一毘喻奴子名
白圭常在左右令杖擊羣臣

顧覲之

覲之吳郡人明帝時爲本郡太守性廉貞中子綽財
甚豐廣貸責鄉里覲之禁不能得一日謂綽曰我嘗
不許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
不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何在
綽大喜盡出諸券一大厨覲之乃悉燒之卽宣語遠
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券書悉燒矣綽懊悵彌日

周朗

朗性嗜奇雅有風氣孝武時仕廬陵內史爲州司所
糾還都表謝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惟

虎三食人蠱鼠犯稼以此二事仰負陛下帝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蠱虎之災寧關卿小物

朗為建平王參軍嘗上讜言中語節儉款云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更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續集

服累笥身未時親目豈常視是為櫛帶寶笥著衣也且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後瓦金皮

繡漿酒藿肉者不可稱紀匪故商販之室飾等王宮一袖之大足斷為兩一襟不長可分為二云云書極

切直幾三千言小牒大朗嘗報羊希書畧云居幸病不及歿後不逮身蓬梨

既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諮日絕世豪之顧塵

牀帷苔積堦砌檐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

日蔓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與右頗得宿

酒數壺按絃拭徽讐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

晚懽然不覺是羲皇後也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

無災山裝可具云云書幾二千言其雅致都類此

孔覲

覲嗜酒中酒輒彌日不醒恒使酒仗氣孝武帝每欲

引見必先遣人覘其醉醒然明曉政事醉日雖多醒

時判決無有壅悞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猶

言身性錄 卷二十八 二十九
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後以反誅臨歿求酒曰此吾平生所好

袁粲

粲字景倩幼失怙小字愍孫清整有風操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者惟國君穿井而汲獨無恙國人既竝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主不任其苦亦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懼然今我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飲泉其大致若此後以齊禪殉節歿

孝義

郭原平

原平有至性事親孝尤嚴餉饋無妄取家園饒竹人
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與遇盜走墜溝原平悔輒於溝
立小橋爲渡又嘗採筍置籬外聽人取鄰曲慙遂無
復取者文帝崩原平慟哭日食麥糲一枚如此五日
人謂曰誰非王民何獨爾原平泣答曰吾家見異先
朝不能報恩私切感慟耳蓋平父亦以孝旌故云

潘綜

綜烏程人孫恩之亂與父驃同出避賊適與賊遇驃

年老不能疾行語綜自爲計綜不肯第向賊叩頭乞
父命父曰兒壯自能走以老子故不走老子不惜歿
乞活此兒賊乃碎驃綜輒抱父於腹下遂碎綜頭面
凡四創綜悶絕忽一賊從傍謂曰此兒以歿救父真
孝子殺孝子不祥乃得免

余齊民


齊民晉陵人爲邑書吏父以病亡於家家人第以病
報之訃未至民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瀕有若割截且
時時惶駭必有異故卽束裝急歸四百里一日至至
則知父歿痛哭絕久之復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恨
不見汝民曰相見何難遂拊膺號叫一慟而絕

隱逸

周續之

續之好讀老易嘗言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布衣蔬
食謝絕徵辟終身不娶妻入廬山事沙門慧遠時與
劉遺民陶淵明並號尋陽三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
朝謂其清真貞素思學鈞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
之所遣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
遠武帝亦深知之每日續之心無偏吝真高人也

劉凝之

言身性紀 卷二十八
三一
凝之小字長年慕老萊嚴陵之爲人立屋野外非其
力不食元嘉中徵辟屢至皆不就臨川衡陽諸王屢
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
曰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荊州饑衡陽王餉錢十萬
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見饑色者卽分與之俄頃立
盡旋隱居衡山之絕頂采藥服  其身

雷次宗

次宗豫章人少入廬山不交世務嘗作書與子姪畧
云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閒志棲物表昔在
童穉已懷遠心暨於弱冠託業匡阜於時師友淵源

洗氣神明玩心墳典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懽樂以
忘憂不知朝日之晏也自遠道餐風二十餘載而淵
匠忽傾良朋凋索疇昔誠願頓盡一朝遂復與汝曹
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
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途幾何遠想尚子
五嶽之舉猶幸耄未至惜衰不及頓尚可縱心所托
棲誠來生之津梁車氣暮年之攝養在心所期盡於
此矣汝等年各長成冠娶已畢吾復何憂自今以往
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元嘉帝爲
築室於鍾山之西巖名招隱館招次宗也

史臣曰巖壑間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
雉莫不畜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
甃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

四夷

索虜

索頭虜姓托跋其先李陵後也陵降匈奴後乃有數
百十種索頭亦其一至晉懷愍時而始盛托跋開遂
王有中州自稱曰魏其俗以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
謂之却霜陰山平城間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
嘗釋蓋欲以煖氣却寒也開性酷暴因神巫言開當

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開乃為滅清河一

郡又恒于自殺人日常數十欲令其數滿萬夜必變

易寢處人莫能知惟愛妾名萬人者知之萬人與開

于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為內應乃夜

伺開獨處殺之臨歿曰清可萬人之言乃謂汝耶開

歿而嗣立嗣歿壽立

元嘉中文帝命將北伐屢無功為燾所輕侮遺書多

不遜語一書云自天地啓闢來爭天下者非惟我二

人而已聞彼人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用隨意而

行來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

往揚州往且可博其土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
 自力而來如三歲兒復何知我鮮卑惟馬背上生活
 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羶藥
 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土水
 藥可自療云云未幾燾遂直趣渡淮至瓜步以駱駝
 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水三十斗慮南水毒也遣
 使餉駱駝名馬求和親報以黃甘甘蔗等物燾得黃
 甘卽噉之大進鄴酒左右有耳語者疑有毒燾不答
 第以手指天又指其孫兒曰吾至此非但爲功名實
 是貪結姻緣耳已北渡去所過殘殺甚慘

大且渠

元嘉三年蒙遜世子興國遣使奉表請周易及子集
 諸書合四百七十五卷詔盡與之蒙遜又就司徒王
 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十四年茂虔表獻方物併獻
 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畧二十卷俗
 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焯
 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亡典七
 卷魏駮九卷謝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
 卷周髀一卷皇帝王歷三合紀一卷趙敗傳并甲寅
 元歷一卷孔子讚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因求晉趙

起居注諸雜書數十種太祖賜之茂虔亦蒙遜子

倭國

國在東南大海中高祖時賜封爵順帝時上表欲興師問罪高麗其畧曰自昔祖禰躬擐甲胄東征毛人五十五國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壅塞天路臣控弦百萬方圖大舉奄喪父兄居在諒闇是以偃息今當練甲治兵以申父兄之志

訶羅陀國

訶羅陀本西南夷元嘉中遣使表獻方物表詞畧云皇帝是我真主臣是國王名曰堅 鎧今敬稽首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久矣北適今也所遣二人一名毘紉一名婆田令到天子足下表此微心此情既果雖歿猶生二人是臣同心誠實可信

呵羅單國

元嘉中表獻方物表稱常勝天子陛下或稱大吉天子足下十三年表文云大吉天子足下離姪怒癡哀愍羣生想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升普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莊嚴國土城閣高峻如乾他山著

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為最勝今遣毘紐問訊

大家云云

迦毘黎國

迦毘黎在天竺二元嘉中表獻方物表畧云臣之所住名迦毘河東際於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歸誠大王足下大王若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上便是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使還願則一使具宣聖命之主不空返謹奉獻金剛指鏤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

附宋世名僧有慧琳者秦郡人姓劉氏少出家有十

章兼外內之學為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其詞曰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何負於殊論哉迺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於是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云白曰釋氏所論之空空與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即物為空空物為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為異安得同白曰釋氏空物物信空邪黑曰然空又空不翅於空矣白曰三儀靈長萬品盈生孰是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

害因假之體也今構羣材以成大厦罔專寢之實積一毫以致合抱無擅木之體有生莫俄頃之畱太山蔑累息之固興滅無常因緣無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難據於事用吾以爲悞矣白曰所言實相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浮變之理交於目前視聽者之所同了解之以登道場重之以輕異學誠未見其淵深黑曰斯理若近求之實遠夫情之所重者虛事之可重者實今虛其真實離其浮僞愛欲之惑不得不去愛去而道場不登吾不知所以相曉也白曰今析豪空樹無缺垂簷之茂離材虛室不損輪奐之美明無

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救身孰與從理以端心禮
拜以求免罪不由祇肅之意施一以徼百倍弗乘無
恡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耽逸之慮贊法身之妙摩好
奇之心近欲未弭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羣生固
有欲矣甫救交儆之氓永開利競之俗澄神反道其
可得乎黑曰不然若不示來生之欲何以權其當生
之滯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奪此俄頃要彼
無窮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慮
者長淪於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
有無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

於幽都永滯於昧谷遼遼閩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先遺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自生豈得以少要多以麤易妙俯仰之間非利不動利之所蕩其有極哉丹青眩媚綵之目土木夸好壯之心興糜費之道單於心之財樹無用之事割羣生之急致營造之計成私樹之權務勸化之業結師黨之勢苦節以要厲精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弗聞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守性分而已黑則曰遊本於仁義盜跖資於五善聖跡之敝豈有內外且黃老之家

符章之僞水祝之誣不可勝論于安於彼駭於此玩於濁水違於清淵耳白曰有跡不能不敝有術不能無僞也乃聖人所以極樸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爲高至若淫妄之徒世自近鄙源流蔑然固不足論黑曰釋氏之教專救夷俗便無取於諸華邪白曰曷爲其然爲則開端宜懷屬緒愛物去殺尚施周人息心遺榮華之願大士布兼濟之念仁義玄一者何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末流爲累耳黑曰子之論善殆同矣便事盡於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極於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釋迦辨而

不實將宜廢其顯梅之跡存其所要之旨請嘗言之
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
而遷善故甘辭興於有欲而滅於悟理淡說行於天
解而息於貪僞是以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
杜幽闇者冥符於姬孔開其兌由斯論之言之者未
必遠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知六度與五
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殊塗而同歸者不得守
其發輪之轍也論行於世舊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
擯斥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
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常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
傾一時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於世

元凶劭濬

劭文帝太子也生時帝猶在諒陰故祕之歷攷前代
人主卽位初元而皇后生太子者惟殷帝乙生紂及
是乃有劭帝以其體元居正甚喜六歲立爲太子帝
晚年勸課天下耕桑使宮中皆蠶績以示風厲時有
吳興女巫嚴道育者自言通靈能役使鬼物劭姊東
陽公主有婢曰王鸚鵡與道育善言之主主因託善
蠶自上求召入上許之道育入自言能服食主及劭
竝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竝多過失慮上知因

祈道育欲令過不上聞道育輒云當自上天陳請必不至泄劭等敬事號曰天師自是遂以玉人爲帝像埋之含章殿前爲巫蠱上禍始此

東陽主有奴曰陳天興故與鸚鵡淫通會主薨鸚鵡當出嫁劭慮外嫁巫蠱事泄卽以與濬府佐沈懷遠爲妾鸚鵡旣爲懷遠妾又慮泄前私通事因語劭殺天興時天興黨慶國者慮禍及具以謀白上上聞驚惋卽遣收鸚鵡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咒詛事因得所埋玉像上大怒捕道育道育亡匿劭濬所會江夏王義恭還朝上語之故曰常見典籍有此謂爲

空言不意遂乃親覩日是窮治不已猜釁日積而上禍烈矣

濬母潘淑妃也有盛寵於帝六宮內政皆潘綜之帝以故甚畱意濬及巫蠱事發帝謂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且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虎頭潘淑妃小名也因賜濬書曰鸚鵡事想汝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人能爲汝隱此耶濬懼不知所答淑妃嘗抱濬哭謂曰汝始咒詛事發猶冀汝刻已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上責汝深至我叩頭乞恩意永不釋今日用活何爲可送

藥來我當先取自盡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出曰天下事尋自當判必不上累劭入弒時旣殺帝卽併殺濬還謂濬曰淑妃竟爲亂兵所害濬忻然曰此本是下情

當事發時濬報劭書曰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有感發之者未測源由計臨賀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與先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爾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躬上啓聞彼人若爲不已正可保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濬往來書皆類此彼人謂帝也佞人義恭也臨賀臨賀公主也王鸚鵡姓嚴卽道育躬上啓聞言道育上天白之天神也

義兵旣起劭自謂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事寇至我當自出惟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被執臧質見之慟哭猶謂質曰可得爲啓乞遠徙不質答曰主上近在航南當自有處分遂縛劭馬上送軍門義恭詰之曰我有何罪頓殺我十二兒劭答曰此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叫罵劭猶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已先殺劭四子劭謂南平王曰此何有

哉隨斬劬歸刑歎曰不圖宗室一至於斯劬妻殷氏
臨刑謂曰劉家骨肉自相殘害何枉殺天下無罪人
或曰受拜皇后非汝罪耶殷曰此暫時耳終當以鸚
鵡爲后也濟語備南史

文書以昔意又耳遂至文官
舞兵劉步皆自鬻昏先事請賈士曰噫等耳也非野
輒也大典先署使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須爾
王饒駭致獄唱首眼且智聞言豈育土天白文天
昔朕此對入鬻帝也對入善恭也謂於朝賈公主也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九

讀南齊書目

帝紀

高帝道成三則

鬱林王昭業一則

海陵王昭文一則

志

樂一則

符瑞三則

列傳

裴皇后一則

文惠太子一則

豫章王嶷二則

王儉一則

張敬兒三則

王敬則二則

陳顯達二則

劉善明一則

桓康 一則

褚炫 一則

王延之一則

王僧虔二則

張緒 一則

沈冲 一則

庾杲之一則

虞玩之一則

長沙王晃一則

武陵王暉一則

劉祥 二則

虞棕 一則

劉瓛 二則

陸澄 一則

竟陵王子昭 一則

巴陵王子倫 一則

臨賀王子岳 一則

張融 五則

周顥 四則

王晏 一則

蕭諶 一則

謝籛 一則

沈文季 三則

豫州刺史遙欣 一則

王秀之 二則

王融 二則

謝朓 二則

劉繪 一則

江夏王寶玄 一則

崔慧景 一則

崔慰祖 一則

虞愿 一則

顧歡 二則

臧榮緒 一則

率寶 一則

江泌 一則

杜栖 一則

紀僧真 一則

魏虜 一則

林邑 一則

扶南 一則

芮芮 一則

王夏王寶文 一則

嵯慧景 一則

梅州 一則

隆餘 一則

王衣文 一則

王蠲 一則

武文季 三則

新州陳史盜劫 一則

蕭結 一則

攜齋 一則

周醜 四則

王晏 一則

蕭贊王千 一則

蕭贊王千 一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十九

讀南齊書

梁蘭陵蕭子顯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帝紀

高帝道成

帝沈深有大畧事宋明帝為南兗州刺史威名甚盛
帝疑之遣冠軍將軍吳喜以三千人北使而密令喜
頓兵破釜先持銀壺酒賜帝帝戎服出迎即酌飲之
喜還奏帝悅尋詔徵入朝部下勸勿行帝曰主上誅
諸弟自為太子稚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他族吾惟應

速發緩必見疑今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
興方當與卿等僇力耳入朝拜太子左率

元徽中桂陽王休範舉兵內犯蒼梧使帝禦之集議
中書省帝建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至覆敗
休範此舉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
術不宜念遠若偏師失律即大沮衆心惟宜頓兵新
亭白下堅守宮掖石頭以俟之賊千里孤軍後無委
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自頓新亭當其銳鋒征
北可將見甲守白下領軍宜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
諸貴但坐殿中右軍諸人不須競出我自前驅破賊

可必也征北謂張永領軍謂劉劭右軍則王道隆而
諸貴則褚淵劉秉諸人云未幾休範傳首

蒼梧旣廢順帝踐祚詔進帝爲齊公策文畧云嚴冬
播氣貞松之操自高光景時昏若華之映彌顯自王
綱弛紊海水羣飛彘器已塵宗禋誰主豈直小宛興
刺黍離作歌而已天贊皇宋實啓明宰精貫朝日氣
凌霄漢正情與皎日同亮明畧與秋雲競爽至義所
感人百其心執金板而先馳登寅車而戒路遂令光
被六幽永清四海

鬱林王昭業

昭業初為南郡王以文惠太子嘗禁其起居節其用
 度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
 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
 如作市上屠酤富兒百倍矣及即位每見錢輒曰我
 昔時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由是未暮年而帑藏
 幾竭好鬪鷄買鷄一價至數千

海陵王昭文

昭文以隆昌元年七月即位改元延興至十一月而
 崩帝殞之復改建武是歲凡三改元按漢中平六年
 獻帝即位改光熹張讓段珪誅后改昭寧董卓輔政

改永漢日一年四元晉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又敗
 成都王穎改永安穎自鄴奪河間王顥復改永興凡
 一歲三改元及是復然喪亂之軌千古回轍也

志

樂

陽春白日風花香趨步明月舞瑤裳情發金石媚笙
 簧羅袿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繞鳳梁如驚若思凝
 且翔轉盼流精豔輝光將流將引雙鴈行歡來何晚
 意何長明君御世永歌昌右舞曲白紵詞尚行令王
 儉造

符瑞

武進縣彭山帝舊坐存焉其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上常見五色雲氣有龍出焉宋明帝惡之遣形家高靈文視之靈文先與武帝善詭報云不過方伯退謂帝曰貴不可言宋明惡不已常遣人於墓所校獵又以大釘長五六尺者釘墓之四維爲厭勝已高帝受禪改立墓柱柱忽作龍鳴響振山谷云

建元二年夏廬陵石陽縣長溪水衝激山麓崩長六七尺其下得柱千餘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上題有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曰江東不聞隸書此秦漢時物也

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潮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未死有聲如牛土人呼爲海鷲取食之永元元年四月有大魚十二頭入會稽上虞江大者近二十餘丈小者十餘丈一入山陰稱浦一入永興江皆暘岸側百姓取食之

列傳

裴皇后

裴武帝后也后早薨上數遊幸諸苑四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爲置鐘景陽樓上宮

人聞鐘聲則早起裝飾嘗從幸琅邪城早發至湖北
埭鷄始鳴云時吳郡韓蘭英者婦人有文詞宋孝武
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入齊武帝召爲宮中博士教
六宮書學以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文惠太子

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
而性頗奢麗開拓玄圃園其中樓觀塔宇多聚奇石
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傍門列脩竹內施高郭
又造游墻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障蔽須臾成立若
應毀撤應手移徙又善製珍玩物織孔雀毛爲裘光

彩金翠過於雉頭云復啓上求東田起小苑觀遊者
殆傾京師而上弗知也太子心不喜明帝每密謂子
良吾目中殊不樂見此人已明帝立殺文惠諸子

豫章王嶷

嶷在宋時蒼梧帝常夜行謀掩襲宅內嶷每令左右
儻刀戟庭中蒼梧從墻隙窺見有備去自高帝受禪
嶷每懷盈滿之懼其治一務寬厚盡削煩苛武帝踐
祚嘗奉詔代往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泆井忽有
一牛突入部伍直兵執牛推問嶷不許爲取絹一疋
橫繫牛角而放歸之其他政皆此類也嶷臨終遺誠

其子殮葬一從簡素勿爲後患士論高之

焜沒後吳郡張稷彭城劉繪南陽樂藹諸名士謀爲不朽繪移書沈約乞文約報書曰丞相風道宏曠憇遺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但郭有道漢世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世詞宗難或與此聞命慙顏不覺汗之沾背

云云

王儉

高帝曲宴嘗使羣臣各効伎能時褚淵彈琵琶王僧

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獨曰臣無所解請爲陛下誦書因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上後又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起儉曰澄所誦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韋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

張敬兒

敬兒在宋時桂陽王休範入犯敬兒白高帝曰桂陽疎於防若詐降取之可成擒也高帝卽以其事屬之敬兒輒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入敬兒爲陽致密意忽取範防身刀竟斬範左右莫敢動已

復爲帝斬沈攸之歷位開府武帝朝以不蒙勞問心
自疑其妻謂曰昔吾夢手執如火而君得南陽已夢
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乃今復夢舉體熱矣未幾被收
敬兒怒脫貂投之地曰用此物誤我
敬兒本武人初自司州徵入爲護軍將軍以不習朝
儀先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對答空中俯仰如此者
累日妾侍窺之爲之傳笑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將拜
謂諸妓妾曰吾拜後便應開黃閣矣輒於口中自爲
鼓聲其鄙陋如此王敬則嘗戲之呼爲褚淵敬兒曰
吾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之

王敬則

敬則嘗爲吳興太守郡故多劫敬則至有十歲兒於
路拾遺物輒殺之劫爲之懼已錄得一劫召其親屬
至前撻之令長掃街路良久令舉劫自代於是諸劫
懼舉悉遁去境內以清後爲征東將軍有廣州刺史
子妾路氏殺婢敬則輒殺路路氏家爲訟寃事聞會
敬則入朝上謂曰人命至重何得擅殺敬則曰是臣
愚意臣知何物料律但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
耳

敬則在明帝朝自以高武舊臣心懷疑懼明帝亦深

猜之敬則子仲雄善彈琴時有蔡邕焦尾琴在御上
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乃即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
歌云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帝爲之愧已帝疾屢
殆除張瓌爲平東將軍敬則聞之曰東今有誰祇是
平我耳且東亦何易可平遂起兵反尋見殺

陳顯達

杜姥宅之戰顯達雖破賊而流矢中其左眼拔箭而
鏃不出有黃村潘媪者善禁先以釘釘柱爲禹步作
氣釘卽時出顯達目中鏃亦出後鎮益部山獠恃險
前刺史皆不能制顯達遣使責租獠帥曰兩眼刺史

尚不敢調我竟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詭出獵往襲
無少長盡殺之獠自是震恐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有
子十人皆尚豪奢與王敬則諸兒相馳逐每戒之曰
塵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顯達在建武世心懷不安嘗因侍宴酒後啓上曰臣
年已老富貴已極惟少枕枕歿特就陛下乞之上失
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已北伐失利愈危怖
遂有異圖爲移書朝貴畧云高皇帝超人作聖武皇
帝克纂壯猷於是四關罷嶮三河塵淨何圖後主行
悖三才雕房啓征戰之門皇陛爲市廛之所犇噬之

刑四剝於海路家門之釁一起於中都宗戚之苦諒
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清未酬
匡翼之功已彌傾宗之罰沈僕射將念几杖絕影朝
門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臺絕縉紳之儔纓組罷金
張之胤忍哉蟬冕爲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
坐此而未廢孰不可興今且按劔餐風橫戈待節神
武橫於七伐雄畧震於九綱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
於咽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螢烈火消
棟之日也吾子其擇善而從之毋令竹帛空爲後人
笑也已敗伏誅

劉善明

善明有詞藻崔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之書畧
曰昔特之遊於今邈矣或携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
清風於樹杪追素業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
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
生如寄來會何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畧在眼中矣
歷代參差萬里同異風雲龍虎古今豈殊吾以挈旆
小智名參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還視生世
倍無次緒足下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
已蒙蘇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泗上歸業稷下

還風君欲誰讓耶青州饑善明出其家積粟為賑青人呼其家田為續命田

桓康

康素驍果泰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繫眾皆散康獨擔裝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移置山中而身復與門客四十餘人還破郡獄出帝其所經村邑殘殺恣毒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辟瘧無不立愈者元徽中少帝嘗微行至領軍府左右人曰一府人皆眠何不緣墻入少帝曰吾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時康獨於門間聞其

語明夕王敬則遂得帝首

褚炫 何戢附

炫字彥緒以清簡為舅王景文所重從兄褚淵每謂人曰吾弟廉勝獨立殆十倍我永明初為吏部尚書門庭蕭索賓客罕至每出行左右捧黃紙帽藉風吹紙剝殆盡至病無以市藥云時何戢亦為吏部尚書家富盛極華侈宋孝武嘗賜戢蟬雀扇顧景秀所畫也陸探微顧彥先皆歎其精絕及是知帝好畫扇因王晏獻之

王延之

昇明中宋德既衰高帝輔政朝士情懷彼此時延之與王僧虔獨灑然中立時人爲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延之與阮韜俱劉湛甥也湛嘗言韜當第一延之卽次延之甚不平自是每致餽韜與朝士同高帝嘗謂延之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豈劉家月旦故耶在江州靜退獨

子第非節候不

嘗選四侍中王

王僧虔

必先尅日韜亦有風氣宋孝武社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

僧虔元僧統弟先爲太初所害或勸虔逃虔涕泣曰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與亡兄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塗病僧虔爲廢寢食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此心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官之興矣已徙會稽阮佃夫家在焉客有勸其加意者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便當拂衣去耳卒以忤佃夫免

張緒

緒忘情榮祿朝野皆貴其風流嘗與客閒言一生不解作諾時袁粲褚淵秉政人有以緒言告之者卽授

緒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上嘗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座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爲遷僧達以近之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嘗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諸卦所有時義是其一也

沈冲

冲與兄淵淡三人各譽互有優劣世號腰鼓兄弟三人竝歷御史中丞職皆司直晉宋以來未有也亦以是多結怨永明中淵彈吳興太守袁象建武中象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卽彈淵子續免其官冲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爲人所焚大呼曰吾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

庾杲之

杲之在武帝朝以左丞常侍出爲王儉衛軍長史時得入儉府者人謂入芙蓉池儉每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是今亦應須吾輩人也乃用杲之杲之清貧自立每食惟列韭菹瀹韭生韭諸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蓋言三九云

虞玩之

高帝鎮東府時虞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帝取屐

詩史快編 卷二十九
視之訛黑斜銳莫斷以芒接之因問曰卿此屐已幾年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已著二十年矣貧士竟不辦易帝咨嗟久賜新屐玩之不受答曰賜出尚方恩華俱重但遺簪弊席古人惜之故不敢當帝善之

長沙王晃

晃負膂力好武飾嘗從武帝幸鍾山道中戲以馬稍刺枯蘖入之帝令左右數人引拔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晃乃自馳拔之應手出時有獻駿馬者帝每令晃於華林園試之高帝嘗曰此我家任城也時臨川王映能工左右書左右射

桂陽王鑠

明帝屢殺諸王鑠不自安一日詣見帝及出謂其侍讀山棕曰吾前見上上流涕嗚咽而鄱陽王尋見殺今日見上上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我耶是夜三更王遇害鑠好名理鄱陽王鏘好文時稱鄱桂云

劉祥

祥性韻剛疎輕言肆行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王奐爲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道見路人驅驢祥顧曰驢汝好爲之如汝

人才今皆令僕矣後卒貶所

祥嘗著連珠辭以寄懷辭曰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蓋聞懸饑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溫故才以偶時爲劭道以調俗爲尊蓋聞理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蓋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烈士匡時義存則幹故包胥垂涕不荷肉食

之謀王歎投身不主廟堂之算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因聲係於物才有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蓋聞良寶遇拙則奇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減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堂宇雷光蘭燈有時不照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馳固理忘於肥遁是以臨用之士時結羨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屠龍之歎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聲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於楚岫

章甫窮於越人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達神閉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孽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叟之目

虞棕

棕餘姚人善爲滋味和齊有法雖在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豫章王疑盛饌饗賓謂棕曰今日餽羞寧有遺不棕曰恨無黃領臠蓋何曾令疏所載也武帝幸芳林園就棕求扁米糲棕獻糲及雜會具一輿大官鼎味不能及上就棕求諸飲食方祕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棕乃獻醒酒鯖鮓一方

劉瓛

瓛通五經聚徒講學常數十人性通率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惟一門主持胡牀隨其後主人未通便坐牀問答住檀橋瓦屋數間上巳穿漏而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竟陵王爲別築館瓛曰此華宇非吾宅也遂乞詔作講堂

丹陽尹袁粲嘗於後堂夜集瓛在坐指庭中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粲誅瓛微服往哭之高帝踐祚召瓛入華林園談次謂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對曰陛下戒前

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究竟未可知也帝顧謂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敕璣使數入而璣非奉詔不入上欲用之使何哉諭旨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璣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豈吾心哉後以母老缺養拜彭城郡丞

陸澄

澄以博物著王儉嘗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澄答曰江左草創崇禮闈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遂相傳至今時竟陵王子良得一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

此名服匿單于以賜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果如澄言

竟陵世子昭胄

明帝時王敬則事起帝慮諸王侯有同異乃悉召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令太醫煮藥都水辦數十具棺須三更當悉殺之時刻已至會帝眠不起時沈徽孚與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臾帝覺驚問曰未耶景雋具以事谷及旦乃各遣還自建武來高武諸王居恒震怖朝不保夕而是時尤甚昭胄遂逃

江西變形爲道人

巴陵王子倫

子倫武帝第十三子明帝時殺武帝諸王畧盡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宜然君是我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時年十六

臨賀王子岳

明帝誅武帝諸子惟子岳及第六人在後每朔望朝上還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

子孫日長大已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子岳等盡誅自延興及建武凡三誅宗王每舉事帝必先燒火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有殺戮也

張融

融字思光弱冠知名陸脩靜嘗以白鷺羽塵尾扇遺融曰此是異物以贈異人新安王嘗爲其母殷淑儀建齋灌佛寮佐觀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餽百錢帝聞曰融貧當序以佳祿因出爲封溪令從叔永送之謂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正恐還而復去耳及行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

融方作洛生詠神色不動獠異而釋之

融以家貧求祿嘗與叔永書曰世業清貧人生多待
榛栗棗脩女贄旣長束帛禽鳥男禮復大十年七仕
未足代耕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
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政以求丞不
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復可求丞其縱誕大都若
此

融又嘗遺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
退不知賤兀然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八姪俱孤二
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

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忻晉平閑外時以融非治
民才竟不果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嘗謂其子曰人
生有口止可論道說義給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
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

融嘗詣吏部尚書何戢吏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
門曰非是至戶外望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非
是乃去又嘗奉勅聽講總明觀融入榻私索酒飲之
已問難畢忽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
丞劾免武帝一日問融住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
舟居非水他日上以問融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

居止權牽一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

融將終嘗言吾命因竺超人得活必報其子孫會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融弔之悉脫已衣爲賻披牛被而返未幾病卒遺令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切勿暫停閨閣蓋縱達不拘其天性也

周顒

顒善老易辭韻如流先仕宋明帝帝性峻刻所行皆慘毒事顒不敢顯諫每誦經中諸因緣罪福以寄諷帝亦爲小止堂爲蕭惠開參軍惠開性太險峻顒每致誦惠開答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險亦何妨但問用險何如耳顒亦無以難之

顒尤精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智林道人見而奇之曰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顒長蔬終日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王儉嘗問曰山中

何所食顓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菜味孰最勝顓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言佛法無妻子太子問卿精進何如何胤顓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何累對曰周妻何肉胤食肉故云

何點亦遁節清信顓遺書勸令菜食曰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或在近全菜耶變之大者莫過歿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味彼就寃殘莫能自列吁哉若云三世理誣幸矣良快如此道果然則一往一來輪

迴自是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勘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晨晷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夫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歿之草不食聞其風者寧不怛然

云

云

王晏

晏性便辟先爲武帝所親頗專恣已事明帝自謂有佐命功每言次輒非武帝時事帝心猜之一日料檢武帝時書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以此愈猜薄將

誅之而未果始安王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意遂決未幾誅之華林省併及其子德元德元初名湛武帝嘗謂曰劉湛江湛皆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改之卒及禍

蕭謙

鬱林海陵前後廢黜謙俱有力焉明帝初許謙事克用爲揚州及踐祚授南徐州刺史謙志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謙作甌筋者時帝方使人偵伺外議具得謙言遂深猜忌未幾華林園宴罷遣所親莫智明數謙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

日然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及此而卿云飯熟與人耶今賜卿歿謙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昔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吾今歿還取卿於省殺之及秋而智明果歿

謝瀹

明帝嘗讌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瀹獨不起曰陛下應天受命而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主大笑解之讌罷晏呼瀹共載還省欲相撫悅瀹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甚憚之建武初瀹惟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畧觴酌交懽每一飲各至數斗蓋意有

所避也先是武帝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籛籛得父膏腴江淹有意

沈文季

文季雖不學而言必有文先是武帝嘗言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王晏嘗戲季爲吳興僕射季答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其敏辨皆類此

文季父慶之先爲景和所殺時併收諸子季兄文叔謂季曰我能歿汝能報遂自殺季揮刀躍馬去收者不敢追明帝立季乃出昇明中季殺攸之弟登之以

報父仇蓋先殺慶之者攸之銜命也

文季嗜飲一飲必五斗妻王氏亦能飲三斗爲吳興太守時恒夫妻對飲竟日而不視事及與宴殿中明帝令御史糾不醉者文季獨不肯飲被驅下殿亦不顧也

豫州刺史遙欣

建武二年魏主元宏南下遣使入壽春遙欣遣崔慶遠詣宏慶遠曰旌蓋飄颻遠涉淮泗風塵慘烈毋乃勞苦宏曰六龍騰躍倏忽千里無足爲勞遠曰屈完有言不知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齊主廢立有其

例不遠曰吾主上逼太后之嚴令下迫羣臣之稽顙
 廢昏立明獨何疑怪宏曰哲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
 所言武帝子弟今何在平遠曰七王同惡咸伏管蔡
 之誅其餘列蕃二十餘國哲婦之戒古人所惑然十
 亂盈朝實惟文母宏曰如吾所聞靡有子遺且卿主
 克黜凶嗣何以不學周公輔成王而輒自取遠曰成
 王亞聖故周公得輔之今近蕃未有如成王者霍光
 亦嘗遠立宣帝宏曰若霍光爾日自立為君復得為
 忠臣不遠曰吾主但可比擬宣帝何得與霍光共稱
 若爾武王伐紂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宏大笑明日

引軍去蓋明帝立不以次故魏主

云云

王秀之

秀之性貞潔初為晉平太守至郡暮年謂人曰此邦
 豐穰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容久畱以妨賢路遂
 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懼富求歸也先是秀之祖
 裕事宋世與徐傅同朝而絕不一詣隱吳興子瓚之
 與柳元景顏師伯同朝而亦不一詣及是褚淵欲約
 婚秀之而秀之不肯又不詣王儉蓋三世不事權貴
 士論高之

秀之為南郡內史州西曹荀平遺書內交秀之不答

平復書讓之畧云足下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修高
世之績亦何隔於愚夫丈夫處世豈可寂寞恩榮空
爲後代一丘土僕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飢寒白首望
物嗟來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推風期德實非碌碌有
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如其循禮
禮無不答亦何犯於鱗哉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
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
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二主僕以德爲寶足下以
位爲寶各寶其寶敢薦貧者之贈

王融

武帝時虜遣使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言畧云匈奴
以氍騎爲帷牀馳射爲糒糧冠方帽則犯雪凌沙服
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節其揖讓
教以翔趣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躑躅因而不
能前矣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
禽之懽息沸脣於桑墟別醒乳於冀俗聽韻雅如聾
聵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
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懷戾之精動拂衣者連裾
抽鋒者比鏃部落爭於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
吞下莊之勢必也帝然之

上嘗幸芳林園禊宴命融爲曲水詩序文藻瞻麗當
世傳之他日北使宋弁至融爲主客弁見融問曰北
朝聞主客作曲水序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示之
位日燕瑤池堂謂曰昔觀封禪書知漢武之德今覽
詩序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豈直比蹤漢武鄙製何
能仰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
北良多駿驥而頃之所獻乃不若駑駘將且且信誓
有時而爽駟駟之牧不能復嗣弁曰當是不習水十
融曰周穆馬跡徧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
父之策有時躋矣弁曰主客何懃懃於千里融曰若
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旣須必不能駕
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謝朓

朓遷吏部尚書上表三讓中書謂朓官未及讓以問
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
門蔡興宗讓中書竝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世小官
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竝貴重
不自讓今豈可慕此不讓孫興公孔顓竝讓記室今
豈可三署皆讓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
之大小搗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諸闕

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自非疑朏又啓讓上不許
王敬則反朏實發其謀朏妻敬則女也妻嘗懷刀欲
報朏朏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畧戲謂曰卿人
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於寡妻東昏時朏坐
詆議時事誅臨終歎曰吾雖不殺王公王公由我

劉繪

繪機警有文辨對華敏先爲豫章王疑主簿與功曹
王詡並負時名疑嘗言吾閣下有二驥永明末竟陵
王西邸文章談義之士畢集繪獨爲後進領袖時張
融周顒並有名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而繪之言

畫更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
門言在二家之中也繪嘗奉敕接對虜使事旣畢當
撰語詞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
繪撰能書人名自云善飛白頗矜詡焉

江夏王寶玄

寶玄明帝子東昏在位崔慧景起兵入犯寶玄實內
之已慧景敗寶玄被執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
羣小鼓十競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近汝
圍我亦如是少日乃殺之

崔慧景

慧景既敗子覺亦誅覺弟偃上書和帝訟寃其畧曰
竊惟太祖高帝之孝子而昏主之亂臣賊子者江夏
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
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命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
節皆同殊者惟以成敗耳若云狂主雖狂猶是天子
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為不可
申則未審陛下亦是人臣而鎮軍亦奉人臣逆人君
嚴兵勁卒直指象魏其故何也陛下誠引臣之寃發
則當之詔則桀之犬可吠堯跖之客可刺由又何況
山之犬堯之客乎 云云 上優詔答之尋見殺

文學

崔慰祖

慰祖家貲千萬悉散賑無餘惟聚書萬卷有來借書
者亦不靳必手自檢點之沈約謝朓常問地理中所
不悉者十餘事慰祖酬對精晰朓約自以為不及也
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未成而卒
遺令與弟緯云曾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籠可
檢寫存之嘗賣宅責價四十五萬居間云寧有減不
答云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
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即同君欺人不許

良政

虞愿

愿先事宋明帝帝體肥憎風夏月嘗著皮小衣拜左
右二人爲司風令史每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愿爲之
帝好圍碁而甚拙去格七八道衆譏爲第三品與王
抗賭戲抗故第一品每饒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
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愿每進曰堯以此教丹朱
非聖主所宜好也數忤旨亦不顧

高逸

顧歡

歡嘗作論合佛道袁粲駁之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
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釋氏出世仙化變形
泥洹陶神變形者白首還纒未能無歿陶神者塵惑
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歿地何謂其同歡答之
畧云道經著於西周佛經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
十數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
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若謂觀風流教其道必異魚
鳥天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旣
東流道亦西邁故知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
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剪落爲異則胥靡剪

洛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
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歿權便之說神仙
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若服食茹
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歿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
仙之流也粲亦不能難之

時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竝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
道士被召入使禮佛景翼不肯竟陵送十地經與之
景翼爲造正一論畧云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
子云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景
神化瞻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

能各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
卽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
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
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道歸一歸一曰回
向向正卽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
而施獨立不改老釋非始於常分迷者分之而未合
億善徧修修徧成聖千號萬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
豈可思議時張融亦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
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
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

鴻常一耳其說世並傳

臧榮緒

榮緒隱居京口嘗括東西晉事為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褚淵命駕尋之不見榮緒嘗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乃為著拜五經序論以宣尼生庚子日每於是日陳五經而拜之自號披褐先生

孝義

華寶

寶無錫人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時年八歲父臨別

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及長安陷豪歿虜寶年
至七十竟不婚不冠或問之輒號痛彌日不忍答相
傳稱華孝子

杜栖

栖杜京產子也張融與京產友善每造語栖常在側
融指栖曰昔陳太丘召元方以今視昔古人何貴栖
有至性京產疾旬日間栖便皮骨自支及亡水漿不
入口者七日晨夕哭不絕聲至吐血數升不止時何
胤謝朓並隱東山遺書敦譬至懇胤兄點見栖歎曰
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既祥禫忽暮夢見

其父一慟遂絕年三十六時刻縣一小兒年八歲與母同病斑母歿家人以兒病不令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常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也因自投下牀匍匐至母側見屍慟絕頓歿

倖臣

紀僧真

劉係宗附

僧真初事蕭惠開益州上反惠開被圍甚急時有一道人謂開曰城圍當自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也開密謂僧真曰我子弟見在者竝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自此歸誠高帝帝任之遠近書疏皆令

裁答頗與密謀帝常令僧真學已手跡署名良久以示上上笑曰吾亦不復能別也僧真容貌詞吐雅有士風武帝恒日送之曰人生何必計門戶如紀僧真者諸貴人恐未能及之時有劉係宗者以敏辨得幸明帝帝嘗言學士不堪治國惟大讀書耳一劉係宗足當此輩五百人

四夷

魏虜

明帝時齊使至魏魏主宏甚禮重顧謂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故歲一易

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宏大慚蓋是時齊鬱林
海陵相繼被弒故云

林邑

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時母夢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
麗遂名楊邁楊邁者華言紫磨金也邁歿子咄立慕
其父仍改名楊邁國有金山金汁流出於浦事尼乾
道鑄金銀神像大十圍

扶南

永明二年扶南國王遣天竺道人釋那伽仙上表表
稱臣僑陳如闍耶跋摩獻金鏤龍王坐像及白檀像

等物因表林邑國王鳩訶羅劫使之罪中云豈有師
子坐而安大鼠

芮芮

芮芮者塞外雜胡也元魏旣南芮芮盡有匈奴故地
其國相希利亞解星算術數常言南方當有姓名齊
者其人當與太祖踐祚遣使入貢書稱上爲足下自
稱吾

以金鼎藉之光色奇

上苑新敷射人貢書辭上為只下自
日裔味聖雅呈真而嬉常言南才當首按各齊
茵茵香塞衣襟賦也示懸
南茵茵盡有回双姑此

茵茵

于坐而安六泉
國王造天竺道人釋那伽仙上表表

幸妙國表本邑國王獻酬報使射之異中云豈亦福

